

校正元親征錄
宋





校正元親征錄

何秋濤校正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校正元親征錄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元聖武親征錄序

元聖武親征錄。予始見於徐星伯太守處。相傳爲錢竹汀宮詹藏本。輾轉鈔得者。繼又借得翁正三侍郎家藏本。予乃鈔存徐本。而以翁本校之。點勘一過。其書久無讀者。收藏家付之鈔胥。聽其譌謬。如行荆棘中。時時牽衣絀肘。又如捫蘚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綴屬者。可一二數。以屬友人觀之。不終簡輒棄去。不願船獨爲其難。取而詳校之。嘗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餘。輒以校本見示。加箋證數十條。越數旬又如之。其始就原本題記。行閒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黏綴稿草。鉛黃錯雜。乃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多。手自遙瞻。一再讀之。令人開豁。較之原本。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昔太史公纂述藏之名山。極鄭重也。而所望於後世者。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人。蓋天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得學人。則著述之事。幾乎息矣。如願船之所爲。豈非史公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哉。固非徒是書資其考證也。

平定張穆

自序

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一統之天下。惟元最大。然讀史至元代。輒令人廢書而歎。則以記載之草略。敘述之譌舛。惟元史最甚。就元史之中。又以紀太祖開國事爲尤甚。嘗訝金華義烏諸公。以文雄執史筆。何決裂。疏脫若此。求其故而不得也。歲丁未。張丈石州見示鈔本。聖武親征錄一帙。謂予曰。此書傳自竹汀覃谿諸先生。輾轉鈔藏。而未遑讐校。余讀一過。知其中謬誤甚多。幾不可句讀。子能是正之否。余受而讀之。淮別虛虎之文塞於目。侏儻蔓衍之詞窒於口。取元史紀傳表志及諸子史文集互證之。則方隅之顛倒。名氏之踳舛。年月日之參錯。觸處皆是。屢校而屢置之。旋復取讀。如剔蘚碣。如磨劍鏽。久之而稍得其端倪。又久之而洞見其癥結。蓋此錄作於秘史之後。而流傳在於秘史之前。舛悟之故。厥有數端。一則繙譯之初先誤。本蒙古之語。而用畏兀之文。更程邈之隸。音殊於緩言急言。字眩於二合三合。如折里麥卽元史之朮魯台。董哀卽秘史之董恰。猶云二書各譯。兩不相謀。至於一按彈也。或稱按壇。或稱按灘。一者別也。或稱遮別。或稱哲別。幹亦刺之卽猥刺。蔑里乞之卽滅里乞。亦年可汗之卽亦難亦可汗。一簡之中。前後

歧互以有定之音。譯無定之字。遂使有徵之事。溷於無徵之文。既已作法於涼。安怪傳言失指。其難讀一也。一則傳寫之際。易譌。徑涉榛蕪。奪誤麻起。聶坤變爲捏羣。以音近也。捏羣旋變爲捏辟。則字譌矣。太子變爲太石。以音轉也。太石俄變爲太后。則義失矣。等橐皋柘皋之屢易。疑后輔石輔之難分。甚至拔都悉譌拔相。孛徒復改字徒。歧又生歧。變本加厲。其難讀二也。一則年月之牴牾多端。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脫必赤顏之帙。但紀鼠牛。積雪驚沙。創業本無記注。氈廬毳幕。橐筆甯有史官。迨客魯漣河之繕書。重幹歌歹汗之御宇。錄名取聖武之謚。編成必至元以來。或差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加之人名錯雜。重譯未通。官號改更。巧秭不算。遂使本一事而前後複出。同一言而彼此乖違。其難讀三也。一則輿地之荒渺過甚。幹蘭土刺之川。水經詎載。答蘭忽真之隘。地志未聞。考和林則據圭齋一言。詢魚灤則撫德輝片牘。以嶺北興王之地。漠南駐驛之庭。尙無可徵。矧於異域。而乃討土麻則北窮冰海。征算端則西極申河。籠思沃壤。莫傳撒罕之書。蟾河遠行。莫訪尋恩之境。且也拙赤元子。封域難稽。阿母行省。疆畛中絕。篤實訪河源而止。及火敦思本繪寰宇而尙遺欽察。雖今開西域。地已隸於版圖。而夷考前徵。事靡傳於父老。較之漢討邳支。唐征大食。更爲汗漫。孰辨淆譌。其難讀四也。兼此四難。爰滋衆惑。宋王諸公。別白未能。汗

青太迫於秘史則熟視無覩。於茲帙則依樣葫蘆。累牘連篇。沿譌襲謬。貽誤後學。職此之由。吾故曰以此錄視秘史。猶書家之臨摹也。以此錄視元史。猶畫家之粉本也。至景濂子充。撫此錄以作本紀。擅其名則如鈔胥之逐牘。而覈其實則是謬種之流傳也。然校核此編。足以考訂羣籍。不揣固陋。搏力擊尋。因爲箋注姓名。移置甲乙。疏論異同。排比先後。雖不敢謂毫髮無憾。而較之舊本。則面目迥殊。引證則甯詳無略。辨析則存是去非。彼此互參。事理胥得。寒暑屢易。繕錄乃成。夫以明初修史。耳目較近。尙未能詳審考正。今之視昔。年逾五百。校訂之難。不啻倍蓰。加以學淺識陋。無所取材。非敢自居是正。聊以存諸篋衍。從此質彼通人。誨我不逮。其於元初掌故。藉可管窺。庶幾憤排啓發之誼云爾。道光己酉夏六月下浣光澤何秋濤自序

四庫全書提要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兩淮鹽政
探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載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紀甲子。迄於辛丑四十年。史記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卷疑卽當時人所撰。上者。其書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譌異。往往失真。遂有不可盡解者。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初諸事實。大概本此書也。史言太祖滅國四十。而其名不具。是書亦不能悉載。知太祖時事。世祖時已不能詳。非盡宋濂王禕之挂漏矣。

元聖武親征錄

清 光澤何秋濤願船校正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

秋濤案亦作也速該可汗。亦作葉速該拔都兀。秘史作也速該把阿禿覘。把阿禿覘卽拔都也。

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斡怯忽魯不花輩。

秋濤案帖元史作鈇。又案秘史云。與塔塔兒廝殺時。也速該把阿禿覘將他帖木真兀格蠃理不花等。擄來。太祖生時。因擄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考秘史所云。是帖木真兀格爲一人名。卽此帖木真斡怯也。斡當作幹。與兀音近。蠃理不花爲一人。卽此忽魯不花也。然此錄下文云獲帖木真。乃以帖木真爲一人。元史亦云獲其部長鈇木真。未詳孰是。

遠駐軍跌里温盤陀山。

秋濤案秘史作迭里温孛勒荅里山。

時我太祖聖武皇帝生。右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獲帖木真。故命爲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長別林。

秋濤案泰赤烏。秘史作泰亦赤兀惕。蒙古語稱人曰齊惕。卽齊也。秘史於諸部多稱惕。皆此類。惕與齊異義。西齋

偶得詳之。

舊無怨於我。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不台。

秋濤案秘史作塔兒螻台。

秘史一。俺巴孩之後。爲泰亦赤兀惕氏。俺巴孩爲金人所虜。寄語其十子中之合荅安太子。令其復仇。

合荅安太子。卽此阿丹可汗也。

忍鄰拔都。

秋濤案秘史作乞躡禿黑。田案忍當作忽。

有憾。遂絕。烈祖早世時。上冲幼。部衆多歸泰赤烏。上聞近侍脫端火兒真。

秋濤案秘史有脫朶延吉兒帖。疑卽此也。文田案吉當作古。

亦將叛。自泣留之。脫端曰。今清潭已涸。堅石已碎。留復何爲。遂去。上母月倫太后。

秋濤案太后爲幹勒忽訥氏。元史太祖紀稱宣懿太后。月倫者名也。秘史作訶額倫。考烈祖沒後。賴太后賢能。太祖兄弟皆足以成立。乃元史不爲立傳。亦疏略也。

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還。部將察刺海。

秋濤案秘史作察喇哈。

中鎗創甚。上親視勞慰。察刺海曰。自先君登遐。

原作自居登避四字未詳。秋濤案當作自先君登遐。蓋君譌爲居。遐譌爲避。皆爲形似。先字又因傳寫脫落也。

部人多叛。臣不勝忿。遠追

原作迎。張石州據翁本改也。

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時上麾下擲只塔兒馬刺。秘史作拙赤
答兒馬刺

秋濤案邵遠平元史類編引此錄無塔兒馬刺四字。

別居薩里河。

秋濤案薩里河疑卽今和博克薩里河也。元史類編引作薩里川。

札答蘭氏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兒居玉律哥泉舉

原缺舉字。秋濤據元史類編增。

衆來薩里河掠擄只牧馬。擄只廕左右匿羣馬中射殺之。

秋濤謂射殺秃台察兒。

札木合以是爲隙。遂與泰赤烏亦乞刺思兀魯吾兀魯吾見扯歹部人

秋濤案兀魯作元今改。

郡也。勒八魯刺思霸鄰諸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

秋濤案元史孛秃傳云。札赤刺歹。札朮哈。脫也等。以兵三萬入寇。札赤刺歹當卽泰赤烏。此語非札朮哈

當卽札木合。朮者木之譌也。脫也。當卽此郡也。部郡二字必有一譌。至霸鄰部當卽八鄰部也。

何以郡也爲卽元史脫也是也。郡蓋都字之誤。吾都也。勒卽後文責王罕語中之兀都夷部。實三種蔑兒乞之一。秘史之兀都亦惕蔑兒乞脫黑脫阿所部也。

上時駐軍答蘭。

元史本紀作闌。

版朱思之野亦乞。

原作迄。石州校改。

刺部人。

秋濤案亦乞刺部。卽上亦乞刺思部。元史孛秃傳云。亦乞列思氏。列與刺皆譯語偶異。凡居某部者。卽以其部爲氏。故傳言氏。卽與此記言部同也。

捏辟

秋濤案當作羣。注見下。

之子孛徒。

原作字徒。秋濤案當作孛徒。

先在麾下。至。

原作自。秋濤校改。

是自

秋濤案原無自字。今校增。

曲鄰居山。

秋濤案山原作小。今校改。

遣卜奕台慕哥二人逾阿刺烏禿刺烏二山來告變。

即祕史之阿刺兀惕土兒合兀嶺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此答蘭作塔蘭。捏辟作捏羣。字徒作孛徒。自是曲鄰居小句作至自是曲鄰居山。

遣卜奕台慕哥三人逾阿刺烏禿刺烏干山告變。按類編所引多是未譌時本。宜從之。惟卜奕台慕哥史

作波欒。夕磨里禿禿。人名迥異。波卜聲同。奕欒形似。俗書欒字上緣作亦也。未知孰是。又類編引作三

人。今本作二人。均當存考。又案今本山名與類編所引亦殊。案下文有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之

語。則作二山者是也。蓋類編禿刺下脫去烏字。干則二之譌耳。又案元史本紀云。札木合以爲怨。遂與

秦赤烏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駐軍答蘭版朱思之野。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下不載

何人告變。今據類編所引聖武記校知。此字徒爲李徒之譌。因考得元史卷一百十八有李禿傳。卽此李徒也。其傳載李禿亦乞列思氏。太祖以皇妹妻之。與此先在麾下之說稍異。又云。旣而札赤刺歹。札赤合脫也以兵三萬入寇。李禿聞之。遣波欒歹。磨里禿禿來告云云。卽此事也。考札赤刺歹卽泰赤烏。札赤哈卽札木合。以一事分載紀傳。姓名各殊。孰能辨之。元史之疎。於此可見。故歷來修續通鑑綱目等書者。於是事全不登載。賴此書尙存。細心鉤考。得以覈其原委耳。秋濤又案。戊寅年。木華黎率亦乞刺部李徒駙馬二千騎。卽此李徒也。史稱太祖先以皇妹帖木倫妻李禿。皇妹薨。復妻以皇女火臣別吉。別吉官號是李徒凡兩尙主。故後稱駙馬。惟史載妻以皇妹事。在告變前。觀此及伐汪可汗時。李徒皆不稱駙馬。至戊寅年始有是稱。則李徒正以告變功尙主。史所載未爲確也。

卜繼台。祕史作李羅勒歹。慕哥。祕史作木勒客脫塔黑。李禿。祕史作不圖。其婿於太祖家。及後告變事。均載卷四書中。非以告變得尙主也。

上集諸部戒嚴。凡有十三翼。
秋濤案當作兵凡十有三翼。

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爲三翼。

秋濤案類編引此作凡十有二翼。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爲一翼。豈邵戒山所見聖武紀本偶誤一字耶。

哈初來之子。奔搭出板相。

秋濤案板相當作拔都。

哈初來卽祕史之哈出刺。世系表之合產蔑。年上敦之子。與太祖長八世。不容其子至此尙在。又哈出刺之子孫爲小巴魯刺思。而阿答兒斤。乃合出刺弟合赤溫後。世系表與祕史並同。此與不合。蓋此節舛誤極多。不能一一詳考矣。

禿不哥逸敦。木兒忽。好闌等。統阿答兒斤。察忽闌火魯刺。

秋濤案火原作大。今改。祕史有木勒合勒忽。疑卽此木兒忽闌。彼稱札答刺種人。與此不同耳。

諸部及鮮明昆那顏。那顏官號

秋濤案那顏原作邪顏誤。今改。

鮮明昆那顏。蓋卽想昆必勒格。其子與太祖爲高祖行。

之子迭良。統火力台不答合輩爲一翼。不答合卽不答安惕部。合闌歹後。蒙古七十二種。有阿火里力歹。疑卽火力台也。札刺兒及阿哈部爲一翼。答

聖台火察兒二人。及忽都蘭。捏古思。捏古思亦稱捏兀歹。見秘史第四卷。輟耕錄作捏古歹。火魯罕。撤合弟直部。

秋濤案後汪可汗與太祖相攻時。有撤合弟部。則撤合弟自爲一部。直字疑誤衍。或云當是諸字。撤合弟。

當依後文作撤合夷。秘史之撤合亦惕。卽此部也。

後文王汗敗後。答力台幹真。八鄰。撤合弟。嬾真諸部。稽顙來歸。則直上脫嬾字也。

爲一翼。忽相徒忙納兒。秘史忽禿黑禿蒙古兒之子爲不里孛闊。卽此書後文之播里。不知與蒙哥怯只兒哥爲一爲二也。

秋濤案忽相當作拔都。此卽後伐汪可汗時所云吾廕下忙納兒拔都也。

忽相徒忙納兒。卽秘史忽禿黑禿蒙古兒。史表作忽都魯咩聶兒。合不勒罕之子。

之子蒙哥怯只兒哥爲一翼。忽蘭脫可汗之子。擲只可汗。擲只卽秘史拙赤。

秋濤案擲只見前。

忽蘭脫可汗。卽秘史忽圖刺合罕。史表作忽魯刺罕。亦合不勒罕子。

爲一翼。按按爲一翼。按按卽阿勒壇。

此句原脫。石州據翁氏本校增。云按似當作按。秋濤案按與後按彈按灘當是一人。

忽蘭脫端爲一翼。

秋濤案脫端事見後。

韋相赤紬。

秋濤案紬當作納。

玉烈二都爲一翼。

秋濤案所載止十一翼。疑有脫誤。

玉烈二都卽玉律拔都。

軍大戰於答蘭版朱思之野。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半途爲七十二竈。烹狼爲食。此戰太祖之兵大敗後。同兀魯兀惕忙忽兩

部。而後復振。此云札木合敗走。非實錄也。秘史云。札木合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將七十鍋煮了。卽此七十二竈事。

秋濤案此下疑有脫文。

是時秦赤烏部地廣民衆而內無統紀其族照烈部與我近常獵幹幹札刺馬思之野上時亦獵圍陳隅相屬既而合上曰可同宿於此乎彼曰獵騎四百糗糧不具已遣半還上曰命給助同宿者越明日再合圍上賓之使驅獸近彼陳讓多獲以厭其心彼衆咸相告曰秦赤烏雖我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憂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羨而歸上因遣告之曰可來結盟否照烈

原作造律石州依翁氏本校改。

之長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案通校前後文拔相皆拔都之譌。

謀於族長馬兒牙答納對曰秦赤烏何惡於我彼亦爲兄弟何遽降之不從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謂上曰如我屬將有無夫之婦無牧之馬而來以秦赤烏長母之子討殺我也我擔當棄從義而拈之。

秋濤案此句疑有脫誤。

上曰。我方熟寐。猝髮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曰。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食言。叛歸少。

秋濤案少字有誤。

族人忽數忽兒章

秋濤案當卽後之忽敦忽而章說見後。

怨塔海答魯反側遂殺之。

秋濤案元史作爲泰赤烏部人所殺。與此不同。

照烈部已亡矣。泰赤烏部衆苦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

原注謂太祖也。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安民定國。必此人也。因悉來歸。老赤温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父梭魯罕失刺密釋之。

秋濤案此句上下有脫文。蓋謂太祖蒙難事也。

是時歸我哲別之

原作子。秋濤校改。

來。實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干

秋濤案失力哥也不干。秘史作失覘古額禿。

手持忽阿失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都渾野。

秘史作忽都忽地面。

復縱

原作從。秋濤案似當作縱。

之去。止將己子乃才阿刺

秋濤案乃才當作乃牙。秘史作納牙。阿刺。秘史作阿刺黑。

二人

原此下衍才字。秋濤校刪。

來歸。後擱只魯鈔罕二人率朵郎吉札

原作卽利。秋濤據元史改。

擱只魯鈔罕卽秘史卷七之擱幹思察罕。豁魯刺思種人。

刺兒部及萎菜勝和

秋濤案未詳。當是人名。

率忙兀部亦來歸。日後上同月倫太后。暨哈撒兒幹真那顏諸昆弟薛撒大丑等。各以旄車載渾酪。大會於幹難河林木間。會中太后暨上。謂當作爲族人薛徹別吉及其母忽兒真哈敦。共置酪。種一革囊。其次母

也。別該前獨置一革囊。忽兒真哈敦怒曰。今不尊我。而貴野別該乎。遂答主膳者失邱兒。哈敦如闕氏之號

張石州曰。失邱兒卽帝之主膳者。

薛撒當作薛徹。

泣曰。蓋以捏辟太后葉速該。

秋濤案此下原衍命字。今刪。

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二君去世。

秋濤案此二語有誤。考元秘史云。將廚子失邱兀覘打了。失乞兀覘說也。速該把阿都覘捏坤太子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是打。說著大聲哭了。案失乞兀覘卽此失邱兒也。速該把阿都覘卽此葉速該拔都。卽太祖之父烈祖也。捏坤太子卽烈祖之兄也。捏坤本紀作聶坤。此作捏羣。蓋坤字或寫作羣。羣誤爲辟。后字乃石之譌。太石卽太子也。

我專當是等字爲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那顏

原無那字。張石州曰。當作那顏。今據增。

掌上乞列思事。

原注係禁外繫馬所。

親搖上馬。

秋濤案搖字疑誤。

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韉。別里古台執之。播里怒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鬪。別里古台指之曰。此仇汝等欲卽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我致隙。

秋濤案元史別里古台傳。不著事之始末。本紀具始末與此同。而不載此數語。均不如此書之詳也。其衆不聽。各執馬亂撞。斫木枝疾鬪。我衆勝之。乃奪忽兒真火里真二哈敦。屈麾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遣二哈敦歸。行成之際。塔塔兒部長蔑

原作箴。張石州校改。

兀真笑里徒。

秋濤按秘史作箴古真薛兀勒圖。

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塔塔兒北走。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作金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叛者北走。

上聞之。遂起近兵發自斡難河。迎討之。

秋濤案斡原作幹。今依類編所引改。又案秘史云。大金因塔塔兒斡斡古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太祖知道了。太祖說。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斡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兒斡斡古真等。逆著渥勒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了我祖父的讐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斡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勒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這報讐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斡斡引軍。順渥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按太祖是時兵力尙單。故必借脫斡斡兵力同往。脫斡斡卽後稱王罕者也。此書不載脫斡斡助兵一事。疑有脫文。又案秘史載太祖之父烈祖。先爲塔塔兒斡斡人所鳩。故太祖志在復仇。此書亦失載其事。又諭月兒斤來助。

張石州曰。案本紀作仍諭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蓋月兒斤卽薛徹別吉部人也。秋濤案秘史作主兒

勤又作主兒乞。即此月兒斤之異文。

月兒斤對音與主兒乞不近。蓋一部而異稱。其稱月兒斤者。志兒乞係出幹勒巴兒合黑。史表作窠斤八刺哈哈。幹勒窠斤。月兒斤。岳兒斤。皆一

音之轉。以祖名為部名也。其稱主兒乞。則秘史具其解。二者不必牽合。

史表。葛不律寒七子。長窠斤八刺哈哈。今岳里斤其子孫也。月兒斤即岳里斤。

候六日不至。上以麾下兵與戰。紬刺秃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此書紬作納。是也。

忽刺秃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無此五字。

之野。

秋濤案秘史作忽刺秃失秃延。即此忽刺秃失圖也。乃塔塔爾立寨處。

盡擄車馬糧餉。殺篋兀真笑里徒。又獲大珠衾銀縵車各一。

秋濤案類編引此衾作金。按衾字不誤。秘史蒙文是銀縵車大珠被。此文其詞耳。據此語秘史譯文所不載。知作此紀者。曾見蒙文原本也。

金兵回。金主因我滅塔塔兒。拜上為察兀忽魯。秘史作札兀忽里。

原注。若金移計使也。秋濤案類編引此作金主授帝爲察兀忽魯。移計者招討之誤。字形相近。傳寫致訛也。秘史。王京語太祖歸奏金主。再大的名

亦册克烈部長脫憐爲王。

秋濤案原作爲主誤。今依類編所引改正。又案脫憐與秘史合。而類編所引此書前後皆作脫里。以聲近而譯語偶異也。此云金册爲王。故稱王罕。亦作王可汗。見元史木華黎傳。此作汪可汗。亦譯文之異。史太祖紀云。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爲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爲汪罕。其論甚晰。類編曰。案元史皆稱王爲罕。其曰汪罕者。是以二字而諧一音。而舊史不察。竟稱汪罕。亡其名與部。今皆書脫里之名。而冠以克烈部。以正因譌之失。秋濤以爲汗乃北方君長之名。不待冠王號於上。類編此論。尙未考金册爲王之事也。

時我衆居哈連徒澤閒。爲乃蠻部人所掠。

秋濤案元史太祖紀云。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復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以舊怨之故。殺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曰。薛徹別吉曩答我失邱兒。斫傷我別里古。

台。今又敢乘敵勢以陵我耶。因帥兵踰沙磧攻之。秘史則云。太祖落下的老小營。在哈禮渤海子邊。被主兒勒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太祖大怒。按二說雖有不同。然其載薛徹別吉起衅則同。此書原本當亦載是時與本紀同。爲傳寫者脫去耳。所云敵指乃蠻。彼則指薛徹別吉也。

上怒曰。昔者別里古台爲彼所傷。我捨覺議和而不聽。今何乃乘敵勢陵我。因發兵於大川。至朵奕盤山。大掠月見斤部。爲薛徹大丑僅以妻孥數人脫走。

秋濤案自此月兒斤部爲太祖所併。秘史云。初哈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斡勒巴刺哈。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立兒勤。太祖得此。兵力始強。上時居塔朶刺之野。有克烈部汪汗可汗弟札阿紺孛來歸。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在帖兀速地面。有客劄亦種人札哈敢不來降。札哈敢不。卽在札阿紺孛也。適蔑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阿紺孛迎敵之。其衆敗走。是時有土滿。土伯夷。董哀諸部。

秋濤案秘史云。客劄亦種。及那禿別干。董蛤等姓亦來降。董蛤卽此董哀也。

土滿卽土綿。秘史譯文無。蒙文有。

乃克烈敗散之衆亦來降。

秋濤案元史本紀止載札阿紺孛來歸事。而於太祖之敗蔑里乞及諸部來降之事。皆遺漏未載。當以此書爲正。

汪罕可汗始與也速該可汗和好。

秋濤案也速該可汗卽烈祖也。

相稱按答。

原注變物之友。秋濤案今所云諳達。卽按答之轉音。

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胡思盃祿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忽兒札忽思盃祿可汗。本紀作汪罕之父忽兒札忽思盃祿。秘史作惚斡察惚思不亦魯罕。

既卒。汪可汗殺戮昆弟。

秋濤案秘史云。殺其父之昆弟。與此微異。本紀與此同。

其叔父菊兒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菊律可汗。元史本紀作菊兒。秘史作古覓斡。

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蛤刺温隘敗之。

秋濤案本紀與此同。秘史作追至蛤懶温山內。

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

張石州曰也速該可汗當重一句。

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

秋濤案秘史云也速該將古覓斡趕入哈申地面。哈申卽西夏也。亦曰唐兀。

復奪部衆歸之。汪可汗感德。遂請盟稱按答。

原作遂盟按答。張石州曰句不完。秋濤案類編云遂請盟稱按答是也。當從之。

後汪可汗弟也力可哈刺者。

秋濤案秘史作額覓客哈喇。

以其多殺昆弟。

秋濤案本紀云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多殺之語。意未晰。以此書爲尤。

叛歸乃蠻部亦難亦可汗。

原亦難赤上有立字。秋濤案本紀亦難赤爲發兵。此立字誤衍。又按後甲子年作亦年可汗。秘史作亦難察。

亦難亦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盡奪克烈部衆與也。力可哈刺汪可汗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律可汗。

原作菊兒可汗。今校改。秋濤案此契丹後亦稱西契丹。卽西遼也。史云西遼末主直魯古改元天禧。立三十四年。乃蠻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侍以終身。西遼自耶律大石至直魯古。有國幾九十年。而屈出律奄有其國。仍號西遼。屈出律卽此所云菊律可汗也。札木合衆亦推爲局兒可汗。蓋菊兒局兒北方美稱。故彼此相同耳。

三城見秘史蒙文。

既而復叛之。涉畏吾兒西夏諸城邑。

秋濤案史作從畏兀唐兀二種經過。唐兀卽西夏。

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繩禁羊口。奪其乳爲飲。刺橐駝血煮爲食。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

秋濤案秘史作古泄說海子。

上聞之。以其初先君按答之故。乃遣近侍塔海雪也。該二人往招之來。

秋濤案秘史云使勇士速客該去迎。速客該卽雪也。該。

上自怯綠連河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同汪可汪會於土兀刺河上黑林閒。結爲父子禮。

秋濤案秘史自賑給汪罕後。汪可汗爲乃蠻人所困。太祖復救之。汪罕遂於土兀刺之黑林。行會成吉思。結爲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以是親厚也。

是年冬。上討

二字。秋濤酌增。

月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大丑。追至帖列徒之隘。滅之。次年秋。上發兵哈刺哈河。伐蔑里乞部主脫脫。

秋濤案秘史作脫黑脫阿。

戰於莫那察山。遂掠兀相夷。

秋濤案兀相夷當作兀都夷。後太祖告汪可汗語作兀都夷。是書凡都字多譌作相。

蔑里乞二部。收其衆。上盡以其獲給汪可汗。其後衆稍集。不約我軍。自侵蔑里乞部。至兀刺川。

秋濤案蔑里乞後作滅里乞。兀刺川後不刺川。皆譯語偶殊。

二部語誤。秘史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注思歹亦兒兀孫孫合阿台答兒馬刺刺爲三種。蔑兒乞。兀都亦惕卽此兀都夷。脫黑脫阿卽此脫脫。然則兀都夷爲一部。蔑里乞爲一部也。或二部當作三部。

殺脫脫之子。

秋濤案此下翁本原闕一字。

土居思別吉。

秋濤案秘史作脫古思別乞。

虜忽都台

都原作相。秋濤據後文校改。

察勒渾

秘史蒙文要著他兩女忽禿黑台·察阿倫·譯文無名。

秋濤案後作察魯渾。

二哈敦及招脫脫次子和都赤刺溫二人領部衆而來。所奪不以秋毫與我。脫脫奔八兒忽真之隘。

隘原本作隊。翁覃谿據本紀改。

後上與汪可汗征盃祿可汗。

秋濤案本紀作不魯欲罕。

至黑辛八石之野。盡虜其民。盃祿可汗先遣也的脫孛。

秋濤案類編引孛作不。

魯領百騎爲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鞍

秋濤案類編引鞍作騎。

轉墜。揜之。冬。上與乃蠻部將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於拜荅刺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

夜汪可汗多燃火於所障地使

秋濤案類編作示。

人不疑潛移衆於哈薛

秋濤案類編薛作薩。

兀里河上時札木合

原脫合字張石州校增。

在幕下日出望見汪可汗立旗幟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知衆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餘皆白翎鵲也棲息幕上甯肯去乎我嘗言之矣。

秋濤案此段語意未晰秘史云札木罕對王擘說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帖木真是散歸的告天雀兒元史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二書皆與此異然語較明。

部將曲憐拔都聞之歎曰至愛昆弟之閒何爲此言也。

秋濤案秘史作古礪把阿禿說所言。

和都赤刺溫因是亦叛汪可汗歸其父脫脫所居。上見汪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卽解陣去。駐撒里川。汪可汗至土兀刺河。其子亦刺合鮮昆及札阿紺字自也迭而按臺河來會父軍。曲薛吾撒八刺乘其不備。虜其部衆。又掠汪可汗所居邊民牛馬輜重而還。亦刺合札阿紺字僅以身免。奔告汪可汗。汪可汗命亦刺合將已兵往追之。且遣使來告。曰乃蠻爲不道。虜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假我雪怨復人。民乎。上釋前憾。遂遣博爾朮那顏、木華黎、國王、博羅渾那顏、赤老溫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比我軍至。亦刺合先與其將

原作將其張石州曰二字疑倒。今改。

迪吉火力亦禿兒于蓋塔兀等二人。追至忽刺河山。曲薛吾撒八刺迎敵。揜

秋濤案原文此下有之字。衍文也。揜字當貫下迪吉火力亦禿兒於蓋塔兀二人爲句。

迪吉火力亦禿兒于蓋塔兀二

原作一。秋濤校改。

人。流矢中亦刺合馬跨。幾爲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救亦刺合。大敗其衆。盡掠所斂。歸之汪可汗。

秋濤案元史本紀云。汪罕命亦刺合與卜魯忽解共追之。又云帥未至。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卜魯忽解成擒。流矢中亦刺合馬膝。幾爲所獲。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奪所掠。歸汪罕。卽此事也。而所云亦刺合之將曰卜魯忽解。與此不同。迪吉火力亦禿兒當卽卜魯卜魯禿兒。聲近于蓋塔兀。當卽忽解。亦聲近。當時此書盡用蒙古字。後來譯者對音用字不同。遂致互異耳。此不可強合爲一。史當別有所本耳。

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以困乏。

原作用乏。秋濤依類編引改。

荷太子加意。

原作切切。秋濤依類編引改。

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不知將何以報也。

原闕不字。秋濤依類編補。

時聞脫脫復出入當作兒忽眞隘。

原作入忽眞隘。秋濤校改。

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上與弟哈撒兒討乃蠻部。至忽蘭蓋側山。大敗之。盡殺諸部衆取其屍焉。於是申號令還軍。是時

原作時是。張石州曰疑倒。

乃蠻勢弱不足慮矣。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告崖。發兵征泰赤烏部。與長流原作流。張石州曰。紀作部長沆忽等。流字疑誤。

忽阿忽出

秋濤案秘史云泰赤兀部有阿兀出把阿都說卽此。

忽憐忽都塔兒等。大戰於幹難河上。敗之。襲帖泥忽都徒思曰哥察兒別吉塔兒忽台希憐秃。秋濤案秘史泰赤兀部有乞憐勒秃卽此。

忽都答兒至月良禿刺思之野撿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兒章

秋濤案當卽前殺塔海蒼魯之忽數忽兒章也。彼數字蓋誤。史不載敦忽兒章之名。然云塔海蒼魯爲泰赤烏部人所殺。證知卽此人也。

走八兒忽真隘。

原作入兒忽其隘。秋濤校改。

忽憐奔乃蠻部。後哈答斤散只兀。朵魯班塔塔兒。弭吉刺諸部會盟於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爲誓。欲襲我軍及汪可罕。於是弭吉刺部長迭夷遣人來告。上聞之。遂與汪可罕發兵。自虎圖澤逆戰於盃亦烈川。大敗之。

秋濤案類編引此云。時有哈答吉部。散只兒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弭吉刺部。皆畏太祖威。不自安。私會於阿雷泉。斬馬爲誓。欲襲我軍。弭吉刺部長迭彝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聞之。遂發自虎圖澤。逆戰於盃亦烈川。大敗諸部衆。於是弭吉刺疑附。按邵氏所引較詳。當是原本。今本疑爲後人刪節。當據以改正。

冬。汪可汗分兵由怯

原脫怯字。秋濤校補。按本紀云。有由綠憐而行。則脫誤久矣。

綠憐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部衆。後成列而進。其弟札阿紺孛以汪可汗反覆不常。遂謀於渾八力。

秋濤案史作忽勒巴理。

按敦阿述

秘史作阿勒屯阿條黑。

燕火脫兒延晃火兒四人曰。我兄無善處之心。屠絕昆弟。當奔於契丹。

原闕丹字。張石州補。

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不使國安矣。今何計處之。按敦阿述泄是語於汪可汗。令執燕火脫兒及納憐。

原作憐納。今改。

二人至帳下。解其縛。謂燕火脫兒曰。吾輩自西夏而來。道路飢困。想誓之語忘乎。我心非汝也。唾其面。座上之人皆起唾之。按敦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也。汪可汗屢責札阿紺孛曰。汝常懷其

奸者。札阿紺孛不安。後與燕火脫兒延晃火兒納憐太后。

秋濤案秘史有阿憐太子疑卽此。后字恐誤。

等。俱奔乃蠻冬。汪可汗居於忽八海牙兒。卽秘史忽巴合牙地面。

秋濤案疑有山字。

上駐軍於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長阿刺兀。都兒哈太石。

原作后。張石州校改。阿刺兀卽秘史蒙文之阿魯孩。都兒哈當作都塔兒。卽蒙文之都塔兀惕。察忽斤當卽彼察阿安。

遼屬國有察察里。殆卽依徹徹兒山以居者乎。

察忽斤帖木兒等。戰於答蘭捏木哥兒之野。大敗之。時弭吉刺部亦未附。上弟哈撒兒居別所。從其麾下。

哲不哥

秋濤案當卽者客也。見秘史。

之計往掠之。上深切責。於是弭吉刺遂附札木合。與亦乞刺思。火

原作大。張石州校改。

魯刺思、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於禿律。

原作津。秋濤據元史本紀作律。

局兒可汗，秘史蒙文作古兒合，釋云：古兒普也，合皇帝也。然則局兒汗者，蓋諸部之長。如云大皇帝歟。別兒河岸爲誓曰：凡我同謀，有泄此誓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踢岸，揮刀斫林，驅衆馳馬，悉赴我軍。有塔海哈者，時在衆中，上麾下，照烈氏抄吾兒。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抄吾兒，列傳作召烈台抄兀兒，不云召烈氏，疑傳誤。

與之親往視之，偶並驅，實不知有是謀。塔海哈馬鞭築其肋，抄吾兒顧塔海哈目之，抄吾兒悟，下馬伴臥。塔海哈因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兒驚，卽還遇火魯刺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我常婦之子。

四字疑有誤。

與忽郎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只有幼子及家人大力台耳。因命與大力台誓而往，乘以蒼驢白馬，屬之曰：汝至彼，惟見上及后，兼我塔哈徹兒則言之。大力台大字誤，當作火，大力台，卽秘史卷五之豁里歹也。此火魯刺氏，秘史作豁羅刺思，可證。

秋濤案哈徹兒疑卽太祖弟哈撒兒也。

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腰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蘭拔都哈刺蔑力吉台疑作台吉軍圍爲其游兵所執以

百

有闕字。

得解因贈以獺色全馬謂曰此馬遁可脫身追可及人可乘而去既又遇髦車白帳之隊往札木合所者隊中人出追抄兀兒抄兀兒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卽兵迎之戰於海刺兒帖尼火魯罕之野。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海刺兒阿帶亦兒渾。

破之札木合脫走。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盡誅札木合等按札木合癸亥年尙在與汪可汗同來伐蒙古則傳謬也。

弭吉刺部來降。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云時有哈喇赤散只兒朵魯班塔塔兒弭吉刺亦乞列思等居堅河之濱忽

蘭也兒吉之地。謀奉札木合爲帝。將不利於太祖。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祖。遂以兵收海刺兒阿帶亦兒渾之地。盡誅札木合等。惟弭吉刺入降。太祖賜以合刺罕之名。卽此事也。本紀載諸部與親征記合。傳則無火魯刺思。哈答斤二部。而多哈喇赤部。惟此爲異。堅河卽韃河也。

壬戌。

原注。宋理宗景定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張石州曰。壬戌乃宋甯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夏。頓兵避暑。先誓衆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旣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

秋濤案秘史作忽必來。

折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蠻盃祿可汗。會蔑力乞部長。脫脫別吉。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暨阿忽出拔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先遣騎乘高峴。望於捏干。貴因都。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黑山。

秋濤案當作赤忽兒黑山。

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速真河。即秘史之活泐灰渾魯
結泐只名字的水。

速疑作連。

移軍入塞。

秋濤案所謂入塞出塞者當指河蘭塞也。

汪可汗子亦刺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營孟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衆聚吾悉捲之時阿

原作附秋濤校改。

忽出拔

原作大秋濤校改。

都一部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亦刺合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刺合尋亦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他所上與汪可汗倚阿蘭塞爲壁大戰於闕蠻壇之野。

秋濤案畢氏引史作圖奕壇改爲徒伊壇殿本作闕奕壇改爲吹丹未知孰是。據秘史戰地作闕亦田則
蠻是奕字誤闕與闕音本

相近圖亦
說字也。

彼祭風風忽反爲雪所迷軍亂填溝墜壑暫而還時札木合同孟祿可汗未中道札木合引兵回遇立爲可汗者諸部悉討虜之

秋濤案本紀作道經諸部之立己者大縱掠而去案二文皆難解而紀文尤謬

冬上出塞駐於阿不禮闕惑哥兒之山阿不禮當作阿不扎

蒙古呼山爲鄂博與惑哥聲近按此文闕惑哥山後文遺惑哥山岡對音正同不能得其文義若鄂博則音字絕殊且亦非蒙古呼山之詞

後文太宗崩於月惑哥忽闌亦疑與此是一地

可汗居族別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朮赤求聘汪可汗抄兒伯姬汪可汗之孫秘史札木合知太祖落後的與阿勒壇等

商議到者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桑昆處云此別里怯沙陀即後文別兒客額列

張石州曰紀作子

禿撒合亦求尙公主火阿真伯姬俱不諧自是稍疎札木合聞之往說亦刺合曰吾按答

原注謂太祖也舊本此注誤入正文張石州考正

常遣使通信於乃蠻太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兵我從旁協

原誤作脇。秋濤校改。

助時亦刺合居別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幹赤斤按彈火察兒答海忽刺。後作塔海刺。答兒斤木忽兒哈攬札木哈等背我。迨且。

秋濤案二字有誤。

此木忽兒。蓋卽前十三翼中之木兒忽。秘史一作木勒合勒忽。一作木惕合勒忽。並在四卷中。札答刺氏與札木合同族。秘史述諸部來歸。其後叛者。列敍於後。朮勒合勒忽在其中。而木兒忽與木合忽對音切近。知必一人矣。

按壇火察兒等往來於太祖札木合汪罕之間。倏忽彼此。構成罅隙。真反側子也。詳秘史札木合寄語二人與太祖與汪罕戰後寄語二人。詞意相同。而汪罕始終無不利於太祖之心。亦刺合異心亦由諸人倡導。此書敍此情事。較更詳於秘史。本紀據此爲本。而盡刪此類情節。幾於買櫝而還珠已。

說亦刺合說之曰。吾等願爲校力。佐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刺合信之。車帳相問爲兵。共謀遣塞罕脫脫。干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刺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何爲不信。屢遣

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汝輩不從。吾身存立，實賴於彼。垂老遺骸，莫得安寢。今喋喋不已，汝當自能爲之。毋遺我憂。旣而異志，悉燒我牧也。

癸亥春。

秋濤案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

汪可汗爲詐計曰：彼前者嘗求婚於我，不從。今宜許之。俟其來宴，定約必捨之。遂遣不花台乞察來請。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蔑里哥。

秋濤案秘史作蒙力克。

帳中。越明日有蔑力池亦可謀。

秋濤案此句恐有誤。秘史所載蒙力克爲太祖謀也。

此句不誤，但亦可上脫額字耳。額亦可。秘史蒙文作額赤格。解曰：父也。據後文九十五功臣，蒙力克爲之首。而秘史蒙文通前後皆稱爲蒙力克額赤格。雖太祖與言亦然。然則蒙力克額赤格者，如齊桓之

仲父矣。

按池字卽當作也。也亦可卽額赤格。

使回汪可汗語曰。我牧羣羸弱。方從思之。合命一人赴彼宴足矣。旣遣使。上卽還。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蘭者。

秋濤案秘史作也客扯鏈。

聞圖上謀歸語其妻。因曰。人若有言泄此於上。賞我何哉。其子亦刺罕止之曰。此無據。言之恐他人以爲實。也可察合蘭牧馬者乞力失。

秋濤案秘史作乞失里黑。

月供馬漣適至。微有所聞。問其弟把帶。

秋濤案元史木華黎傳作拔台。秘史作巴歹。

曰。適所議者何事。該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

上云也可察合蘭。此云察合蘭。該省文。

次子納憐。

秋濤案秘史作納礪客延。

坐帳外。方礪鏃。聞之罵曰。割舌者適我不言乎。今事已然。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力失曰。我今知矣。可同原作因。秋濤案秘史云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匹。那夜到帖木真帳房後都說了。則此宜爲同字。赴上言之。遂入己帳。話行止。有一羔殺之。拆臥榻煮熟。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可汗將圖太子。其計定矣。上聞之。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真河。上急遣折里麥。

秋濤案本紀同。本傳作朮魯台。秘史作主兒扯歹。實一人也。秘史者勒麥爲後哨。

此戰主兒扯特爲軍鋒之冠。秘史敘述甚明。而元史歸之畏答兒。此又以先鋒爲折里麥。折里麥卽秘史之者勒蔑。速不台之兄。亦太祖開國元勳也。傳聞異詞。蓋難強合。

爲前鋒。自莫運都兒山之陰行。汪可汗亦領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刺河卜魯哈二山而來。

俟考

旣曰二山。不得言河。秘史作忽刺安不刺合場地面。則河字蓋阿字誤也。

近侍有太出也迭兒二人者。因牧馬見汪可汗軍至。亟來告上。時移軍合蘭只之野。

秋濤案秘史作答蘭捏木珉格思地面。按合蘭只。卽秘史之合刺合勒只傷。何說誤。

未及爲備。日銜山卽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

秋濤案秘史作只兒斤。

部衆次敗董哀

秋濤案紀作董哀部。秘史作董蛤亦惕。

衆又敗火力失烈門大石衆。

張石州曰。紀作火力失烈門部。無大石二字。秋濤案秘史作幟哩失列門太子。大石二字。卽太子譯音之異。以此知前後所云太后。卽大石譌也。

衆進逼汪可汗護衛。其子亦刺合馳來衝陣。我軍射之中頰。其勢大挫。斂兵而退。上亦將兵至幹兒弩兀。遣惑哥山岡軍凡四千六百騎。秘史七忽亦勒答兒卒。葬之於合兒合水的幹岫。訥吼山。幹岫訥吼卽此幹兒弩兀也。幹字誤。

秋濤案秘史作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騎。

沿哈勒合河

秋濤案秘史作哈泐哈河。

順進分爲兩隊。上親將二千二百騎行河南岸。兀魯吾

秋濤案秘史作兀魯兀惕。

忙兒兒當作兀

秋濤案秘史作忙忽惕。

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

秋濤案秘史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起了。其兵數

方位皆與此異。

胡朏明云。地理家凡言南可以該西。言北可以賅東。

上以弭吉刺部先爲婚親。遣使謂其長帖木哥阿蠻部曰。

秋濤案秘史作帖兒格。

秘史蒙文十一部共立札木合者。翁吉刺敦種迭兒格克額。蔑惕阿勒灰等爲頭。迭兒格克即帖木哥。額蔑惕即阿蠻也。

秘史蒙文云。捕魚兒海子有帖兒格阿蔑勒等翁吉刺阿蔑勒即阿蠻。

汝若來順。則女子而容。

四字未詳。

秘史蒙文。有外甥容貌女子顏色之語。此所本也。秘史譯文無。

外甥資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遂行至董哥澤。

秋濤案秘史作統格黎小河。

脫兒合火兒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里海

秋濤案秘史作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温二人。

致責於汪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哥澤閒。草盛馬肥。與汪可汗言之。昔汝叔父菊律可汗

秋濤案前作菊兒可汗。

嘗謂汝。我兄忽兒札忽思盃祿可汗之位。

秋濤案前作忽兒札胡思盃祿可汗。

不我與。自奪之。汝又殺諸昆弟。詐言太帖木兒及不花帖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菊律可汗逼汝哈刺温之隘。汝窮迫無計。僅以百騎來歸我先君。我先君率兵偕汝以雪前恥。而泰赤兀都兒。吾難。八哈只。二人

助兵幾許不可知。其時道經哈刺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山。又躋秃烈壇秃零古蓋速增零古闕羣隘。曲笑兒澤。跋涉重險。使至其境。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枝

疑有誤。

吾難。秘史蒙文作忽難。八哈只作巴合只。

菊律可汗時聞之。避我於塔刺速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反矣。

張石州曰。此段較本紀語加詳。然多譌字。

我先君盡以土地人民歸於汝。由是結爲按答。我遂尊汝爲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也。又曰。父汪可汗。汝其時如埋雲中。如沒日底。汝弟札阿紺孛居漢塞之間。我發聲轟之。以手舉帽隱隱而招之。彼其聞我呼。見我招。遠來投歸。我乃登山而望。倚店而待其至。又爲三部蔑力乞所逼。我以其遠來肯令死之也。

以下原作所以告殺兄誅弟。此謂誰。薛徹別我弟。大丑乞魯爲弟。是我有造於汝二也。秋濤案原本舛誤不可知。元史本紀載此段云。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徹別吉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按本紀取親征

記加以潤色。而所敘次究與情事不合。所當闕疑。秘史亦不載此語。

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父汪可汗汝既出雲中。顯日底來歸於我。使汝

原作日誤。

饑不過日午。羸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部戰於哈丁黑山之西。木奴又力之野。多獲孽畜輜重。悉以與汝。饑不過日

此字原闕。秋濤校增。

午。羸不過月望者。實此之由也。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汪可汗曩汝征滅里乞。陣於不刺川。遣使覘俟部長脫脫。不待陣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魯渾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火都赤刺溫合部叛歸。汝又爲曲薛兀撒八刺追襲於汝人民。使來告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

秋濤案滅里乞前作蔑里乞。不刺川前作兀刺川。忽都台前作忽相台。察魯渾前作察勒渾。曲薛兀前作曲薛吾。火都前作和都。

又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與君忽刺河班答兀卓兒完忽奴之山相見時。

秘史作勺兒合勒崑山的忽刺阿訥吼山行。此疑有訛字。

於時

不已言乎。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唇齒相見。始可閒離。如今以蛇傷而閒我乎。唇齒相見而離我乎。父汪可汗。我時又如青雞海鶴。自赤兒黑山飛。

原作揮。秋濤校改。

越於盃而之澤。搦班脚鶴以歸。若此謂誰。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刺。諸

原作譖。張石州曰。疑諸之誤。

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

原作立。秋濤校改。

而驚畏我耶。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

原作可。秋濤校改。

嘗有造於我。我造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衆揚爨而息。安榻而臥。使我癡子癡婦得甯寢乎。我猶汝子。勢雖寡弱。不使汝有慕於他。

張石州曰。他下疑脫一字。

我雖愚。不使汝有慕於他賢也。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徒使牛汗。

或曰徒使字疑誤。秋濤案此不誤。蓋以駕車牛爲譬也。照以爲與下徒使跳躍意同。

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輪偶斷其一。牛憤破領。徒使跳躍不能前也。以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諭汪可汗也。時上族人火察兒按彈在汪可汗部中。上因使謂之曰。汝二人欲殺我。將棄之乎。瘞之乎。吾嘗謂上輩八兒合拔都。

秋濤案本紀作八刺哈。

秘史一。忽禿黑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名台出爲主兒乞。秘史四。又稱主兒乞種人莎兒合禿主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來歸。撒察卽薛扯。泰出卽台出。莎兒合禿蓋卽忽禿黑禿而對音不合。不得卒通。此八兒合拔都。卽史表窠不斤八刺哈哈。秘史之幹兒勒巴兒合黑也。

二人薛徹大丑。

秋濤案此句上當有薛徹別吉四字。以上言二子也。

詎可使幹難河之地無主。累讓爲君而不聽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捏辟太石之子。

秋濤案捏辟太石之子。卽捏坤太子。已見前。本紀云。乃以汝火察兒爲伯父聶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辭。據此則火察兒乃太祖從父兒也。

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按彈曰。汝爲忽都刺可汗之子。以而父嘗謂汗推位汝亦不聽。吾悉曾讓汝等。不我聽。我之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辭者。不欲使蒿萊生。

原作止。張石州曰。當是生字。

久居之地。斷木阻通車之途。吾夙心也。假汝等爲君。吾當前鋒。俘獲輜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我亦將遮獸迫崖。使汝得從便射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三河之源。我祖實興。毋令他人居之。

秋濤案三河之源。蓋按彈火察兒所居之地。元史列傳云。愛不花中統初。總兵討阿里不哥。馭闕不花。於按檀火爾歡之地。當卽按彈火察兒舊壤。以人名名其地。與鎮城同例。

又謂脫憐。

秋濤按此別一脫憐。非汪罕也。秘史作脫幹礪。

吾弟。我以汝是高。

原譌作馬今改。

祖家奴曾祖闢僕故尊汝爲弟也汝祖塔塔。

秋濤案秘史作斡黑答。

乃吾祖察刺合令忽。

秋濤案秘史作察刺孩領忽。

統必乃。

秋濤案秘史作屯必乃。

二君所虜塔塔生雪也哥。

秋濤案秘史作速別該。

雪也哥生闕闕出黑兒思安。

秋濤案秘史作闕闕出乞覓撒安。

思安生折談晃脫合兒。

秋濤案秘史作也該晃脫帖說。

合兒生汝。汝世爲奴虜。誰之國土。汝可取之。縱得我國。按彈火察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我得飲王青鍾馬乳。汝輩起。知我先飲而妬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恣飲之。吾弟脫憐量汝能費幾何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汝若事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爲察兀勿魯。

原注太祖自稱也。前有注。

之族而累汝。卽王

原作正誤。秋濤校改。

可汗交人易

原作馬誤。秋濤校改。

厭於我尙爾。況汝輩乎。縱然。今夏豈能到來冬矣。又爲我父汪可汗曰。可遣按敦阿速運八力。

秋濤案前作按敦阿述渾八力。

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曰者。

原誤作暑字。秋濤校改。

吾麾下忙納兒拔都失彼銀鞍黑馬在王所龍持來。鮮晁按塔

原注卽王子亦刺合也。秋濤按鮮晁按答卽下文鮮昆蓋汪可汗之子也。太祖父事汪可汗故與子爲按答。下王子鮮昆云彼何嘗實意待我爲按答。可證太祖與之結爲按塔。故卽以按塔稱之。塔答字異音同。惟晁與昆字形相似而音聲迥殊必有一誤。考前文云汪可汗至土兀刺河其子亦刺合鮮昆云云則作昆是也。

汝亦遣必力哥

秋濤案必力哥卽下別力哥蓋亦刺合之屬人。

秘史桑昆今必勒格別乞脫朵延將旗纛豎起準備斃殺必勒格別乞卽必力哥別吉脫朵延卽脫端也。阿赤失崙秘史作阿赤黑失蘭阿刺不花帶恐卽史不忽木傳中之海蘭伯也。

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按答暨阿赤失蘭阿刺不花帶亦否。火察兒按攤各遣二人來如我東向可與納兒脫憐呼陳轄兀之源來會如西向可出哈八刺漢答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

來也。汪可汗聞上前語曰：惟我子裁之。王子鮮昆謂其父曰：彼何嘗實意待我爲按答，特以玩物視我耳。何嘗稱君爲父，特以老奴視我耳。又何嘗遣辯士馳御馬以及我，彼能勝我，聽取吾國。若我勝彼，亦取其國也。因戒其部將別力哥。

卽前必力哥。

別吉脫端曰：備而釜，建而旗，秣而馬，以需進也。上旣遣使於汪可汗，遂進兵掠虜弘吉剌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泥河，飲水誓衆。

秋濤案元史札八兒傳：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一夕汪罕潛兵來，倉卒不爲備，衆軍大潰。太祖遽引去。從行者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泥河，餽糧俱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射之殪，遂割草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據史所記，與此書情事稍異。

時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

秋濤案前與泰赤烏部戰時，有亦乞剌部人捏辟之子孛徒，遣人告變。卽此孛徒也。此書及元史皆或

作亦乞刺部。或作亦乞刺思部。或作亦乞列部。史有孛禿傳。卽其人也。云亦乞列思氏。續宏簡錄作亦乞烈氏。其實並同。惟史太祖本紀於泰赤烏之第云。帝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三翼以俟。不言何人告變。孛禿傳則云。札赤刺歹。札朮哈脫也等。以兵三萬入寇。孛禿聞之。遣波繼歹磨里禿禿來告。是卽泰赤烏來戰之事。而紀載不相應。若判然二事者。宋景濂王子充諸公修史之疏略。概可知矣。非細爲酌考。不能得其顛末也。

爲火魯刺部所逼敗之。因遇上同盟。是時上弟哈撒兒別居哈刺渾只敦山。妻子爲汪可汗所虜。止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爲食。來會於河濱上。與汪可汗戰於合蘭真沙陀之地。汪可汗居於只感忽廬之地。時上麾下答力台幹真。按彈折溫。火察兒別吉。札木合。秘史有速客該者溫。者溫與折溫同。當亦稱號。

秋濤案別吉卽下文別吉忽相也。相當作都。忽相卽拔都。火察兒別吉爲一人。忽都花別吉爲一人。稱別吉如稱那顏。秘史所謂達達以別乞官爲尊者也。何說甚觀今謂之巴圖魯者。北方將士之美號。故蒙古多以此爲號。札木合卽下文花札木合也。此說甚謬花字疑衍。或云加花字。已別於按答之札木合。此諸部皆太祖舊部。在汪可汗之麾下。故太祖先遣人諭之。而諸部遂共謀汪可汗。以應太祖。

宗室世系表脫忽大王。卽此脫虎。

此合蘭眞沙陀。秘史作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合刺合勒。只卽合蘭眞。三史語解云。額列蘇沙也。然則秘史之額列惕。卽此之沙陀矣。

八憐梭哥台。脫憐海塔海。忽刺海等。又忽都答部衆在汪可汗所。相與謀害汪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可汗覺其事。迎討之。

原作討迎誤。張石州校改。

史伯顏傳。蒙古八隣部人。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爲八鄰部左千戶。述律哥圖。卽此八鄰梭哥台也。

忽都答部。當卽泰赤烏之忽都塔兒。前被擒於太祖者也。

是時答力台幹眞八隣

前作憐。

撒合夷嫩眞諸部。稽顙來歸。按彈析溫。火察兒別吉。忽相當作都。說見前。

花札木合等奔乃蠻王泰陽可汗。上遣使哈柳答兒。

秋濤案秘史作給里兀答覘。給疑作給

抄兒塞。

秋濤案秘史作察兀覘斡。

二人往汪可汗所。假爲上弟哈撒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遙遙。忽遠樾涉徑。

秋濤案句有誤字。

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蔽木枕塊。藉壤仰星而臥。我實賴王父。故強有諸。諸疑作請

秋濤案下疑有脫文。

王苟從之。吾終歸王父也。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商量著。差哈里兀答覘。察兀覘斡。二人做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的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得。夜閒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其語較明晰。

汪可汗因遣使亦禿兒干

秋濤案秘史作亦禿覲堅。

我使。

原脫使字。秋濤校增。

煮潦器盛血與之盟。哈柳答兒抄兒塞。二使將亦禿兒干來。

秋濤案秘史云。亦禿覲堅望見下營甚多。便回去了。察忽覲靜自後箭射。將亦禿覲堅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禿覲堅擎住。將至太祖處。是二使執亦禿兒干來。非僭來也。

上不與語。卽送於哈兒抄兒所。

秋濤案秘史云。送於哈撒兒教殺了。與此不同。當從秘史。

上因以二

原作三。秋濤改。

領兵夜馳至徹徹兒運都山。

張石州曰。紀作折折運都山。秋濤案秘史作者折額兒溫都兒山。

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克烈部衆。汪可汗僅以子及數騎脫走。顧

原作賴。秋濤案當作顧。

其左右謂其子亦刺合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今由此輩

原脫輩字。秋濤校補。

緩頰。竟

原作兒。秋濤校改。

絕矣。至捏辟烏柳河。

秋濤案秘史作捏水。是此辟字亦當作坤。

爲乃蠻部主太陽

秋濤案秘史作塔陽。

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

秋濤案甲子年作火力速八赤。

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刺合走西夏過亦即納城。

秋濤案亦即納當即亦集乃路。

至波黎吐蕃部即討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衆逐之散走西域。

原作城誤。

波黎蓋今布隆吉爾地。

白先居徹兒哥思蠻之地爲黑鄰赤哈刺者殺之。

秋濤案元史云至龜茲國龜茲國主以兵討殺之。

白先當作曲先。

上即滅汪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

秋濤案當即甲子年之帖木該川。秘史作帖蔑延客額兒。

宣布號令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太陽可汗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秘史·蒙文·乃蠻所遣之使名脫兒必塔失·汪古遣於

太祖之使名月忽難·秘史譯文不出月忽難名·此則誤以汪古使名爲乃蠻使名也。

原作狐。張石州校改。

龍庭蓋卽秘史之阿卜只阿闊帖梧兒卽史曲雕阿闌也。

部主阿刺忽思的乞火力

原注。今憂不花駙馬丞相白速速是也。張石州曰。紀作白達達部阿刺忽思。則注中速速字誤也。秋濤案此事見元史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傳。傳云。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門之後。遠祖十國世爲部長。時西北有國曰乃蠻。其主曰太陽可汗。遣使來約。阿刺兀思惕吉忽里弗從。乃執其使。奉酒六尊。具以其謀來告太祖。卽此事也。汪古卽此王孤。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卽此阿刺忽思的乞火力。皆譯語偶異。案紀傳例當相應。今傳作汪古部人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紀則作白達達部主阿刺忽里。部落與人名全殊。讀者安知其爲一事乎。僅賴此書尙存。是以證之。而注中白達達字復譌爲白速速。惟邵遠平元史類編。太祖女阿刺海別吉公主傳云。適孛要合。汪古部人。父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本白達達部主。乃蠻太陽可汗遣使約白達達部欲同據朔方。阿刺兀思不可使。一一分析。與本紀相合。蓋宋景濂於元開國事不能詳核。邵戒山則考於此篇而正之。邵所據本白達達字。固未誤也。又按蒙

古他部無一部而二名者。此王孤乃部落名。白達達則其種類名。當卽白韃韃也。阿刺兀思子孛要合。孛要合子君不花。尙定宗女葉里迷失公主。愛不花尙世祖季女月烈公主。此注憂不花駙馬。憂當作愛字。形相近而誤。愛不花史不言其歷官。此云丞相。亦補史闕。

月兒斤又名主兒乞。此一部而二名也。

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見之。世豈有二王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阿刺忽思卽遣使朵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舉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者由此也。朵兒必塔失。卽脫兒必塔失也。又誤以乃蠻使名爲汪古使名。並

當依秘史正。

白達達所遣使。秘史蒙語。其人名月忽難。

甲子。

原注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張石州曰。當作宋嘉泰四年。

春大會於帖木坡川。

秋濤案當卽癸亥年之帖麥該川。

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畜牧疾疫，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上弟幹赤斤那顏曰：毋慮馬瘦，我騎尙壯，今勢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敵必敗之，苟戰勝，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可汗，當圖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弧矢，若果爲奪，則身將安之？彼國大馬繁，恣爲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雖繁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其弓矢，豈難哉？衆稱善。望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秋，再會哈勒合河，建忒垓。

原作或檀。張石州據翁本改。

三史語解：沁達罕，舊作建忒垓，天馬也。按卽遼史太祖本紀之壓得斯山，今譯改音爾者。

山先遣麾下虎必來哲別二人爲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按臺營於杭海山之哈只兒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幹兒塞。塞當作寒河，太陽可汗同蔑里乞部長脫脫。

秋濤案：秘史作脫黑脫阿。又按元史巴而述阿而忒的斤傳，誤以脫脫爲太陽可汗之子。

哈只兒兀孫河卽秘史之合池兒水也。蒙語謂水爲兀孫，今書作烏蘇者，是旣稱兀孫，又稱河，於文重複，與後辛目連河同。

克烈部長札阿紺孛阿隣太石。

秋濤案札阿紺孛，卽克烈部汪可汗之弟。前奔乃蠻者，蓋汪可汗亡後，部衆歸之，故稱克烈部長也。阿隣太石，疑卽前與札阿紺孛同奔乃蠻之脫憐太后。彼文阿譌爲脫石，訛爲后也。

猥刺部長忽都花別吉。

秋濤案忽都花別吉，已見前孟祿可汗來犯我軍條中。又見後戊辰年云，幹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幹當作幹，幹亦刺部卽猥刺部，音同譯字偶異也。

及札木合、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一白馬帶敵鞍，驚走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衆謀曰：彼軍馬羸，可尾而進。然待馬稍輒健與之戰也。驍將火力速八赤。

前作火力速八赤。

曰：昔君父亦年可汗。

秋濤案前作亦難亦可汗。秘史作亦難察必勒格，乃太陽可汗之父也。

勇戰不回，士背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何怯也！果懼之，何不令菊兒八速來。

原注太陽可汗妻也。秋濤案秘史作古兒別速。乃太陽之母。非妻也。

太陽可汗因率衆來敵。上以弟合撒兒主軍。躬自指揮行陣。時札木合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因謂左右曰。汝等見按答舉止英異乎。乃蠻語嘗有言。雖駁革去皮。猶貪不捨。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上與之大戰。至晡。擒殺太陽可汗。乃蠻衆潰。夜走絕險。墜納忽崖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於是朵魯班塔塔兒。哈塔斤。散只兀。諸部亦來降。冬再征脫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刺納矮胡之地。兀花思蔑兒乞部長帶兀兒孫。

秋濤案秘史作豁阿思蔑兒乞種的人答亦覓兀孫。據此應作帶兒兀孫。此三種。蔑兒乞之一。即秘史卷三之兀注思歹亦兒兀孫也。

秋濤案秘史作鞞蘭

哈敦

原作吟敕。秋濤校改。

於上率衆來降。爲彼力弱。散置諸翼中室壩之。

秋濤案此句未詳。疑有脫文。據秘史獻女之答亦覩兀孫。未嘗復叛。叛者乃蔑里乞之他部也。與此迥異。

其人頗不安。復同叛。

此下原本有畜字。字書所無。疑有闕誤。當是略字

復輜重。我兵與戰復奪之。上進兵圍蔑兒乞於泰安塞。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泰寒塞。

盡降麥古丹。脫里孛斤。蔑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脫挾其

下闕一字。

奔盃

原作盈。秋濤校改。

祿可汗。

秋濤案本紀云。已而復征蔑而乞部。其長脫脫奔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卽盃祿可汗也。

帶兒兀孫既叛。率餘衆至薛良葛河。

秘史有薛涼格河。卽此。秋濤案當卽今之色楞格河。

沿刺温隘。築室以居。上遣孛羅歡乃顏及赤老温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弟闖拜

秋濤案秘史作沈白。又作沈伯。

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

秋濤案宋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

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多獲橐駝以還。

丙寅。

秋濤案是年爲元太祖稱帝之元年。今逐年甲子下。增注之。以便稽考。時宋甯宗開禧二年。本紀云是

歲實金之泰和六年也。

大會諸王百官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旒之白旗。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復發兵征乃蠻。孟祿可汗。飛獵於兀魯塔山。沙合水上。擒之。

張石州曰。紀作帝既卽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於兀魯塔山。擒之。蓋卜魯欲罕卽孟祿可汗。而水上擒之一語。又此書之加詳也。

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

秋濤案後俱作曲出律。本紀作屈出律罕。

與脫脫遁走。奔也兒的石河。

秋濤案秘史作額兒的石河。

丁卯。

二年。宋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

夏。頓兵避暑。

頓下三字。秋濤校補。

秋再征西夏。冬克幹羅孩城。先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部。其長幹羅思亦難及阿忒里刺二人偕我使來。獻白海青名鷹也。

秋濤案本紀云。是歲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遣使來獻名鷹。是獻鷹者他部之人。非乞力吉思部長也。二說互異。未詳孰是。

本紀野牒亦納里。卽秘史萬乞兒吉思種之官人也。迪亦納勒也。此之亦難蓋卽其人。阿忒里刺。疑當作阿里忒刺。卽阿里替也兒。皆人名。非部名。

戊辰。

三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春。班師。至自西夏。夏。

原闕此字。秋濤補。

避暑於龍庭。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幹。

秋濤案當作幹。

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蔑里乞部。脫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主菊而可汗。

秋濤案元史作菊兒。此所謂契丹。卽西遼也。亦稱西契丹。史謂乃蠻王曲出律奄有西遼之國。今按汪可汗奔契丹。已屬菊兒可汗。則以西遼自有菊兒汗。非乃蠻也。俟考。

遼史天祚本紀。大石卽位稱葛兒汗。葛兒卽菊兒。亦作古兒局兒。其子孫蓋此稱之。史布魯海牙傳。又稱居里可汗。

己巳。

四年。宋嘉定二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

秋濤案亦都護乃國主之稱。非人名也。其人名則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元史有傳。所載事迹。不及此書之詳。

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

秋濤案此西遼所置官。

欲求議和。上先遣按力也奴答拜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待我禮甚厚。卽遣其官別吉思阿鄰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國聞皇帝威名。故棄契丹舊好。方將遣使來通誠意。躬自效順。豈料遠辱天使。降臨下國。譬雲開見日。冰泮得水。喜不勝矣。而今而後。盡率部衆。爲僕爲子。竭犬馬之勞也。當是時。蔑里乞脫脫中流矢死。脫脫之子四人以

原缺此七字。秋濤據元史補。

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

也兒的石。疑卽額爾齊斯河也。後元太祖庚辰年住夏之也兒的石河。則當在西域。非此也。蓋同名異地耳。又按額爾齊斯下游入俄羅斯境。謂之額濟勒河。土爾扈特所居是也。以此言之。恐卽此也兒的石河矣。其地苦寒。是以元代多往住夏。

將

原作特。秋濤據元史改。

奔畏吾兒國。脫脫先遣別干者使亦都護。亦都護殺之。四人至。與畏吾兒大戰於嶺河。

秋濤案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膽河一作蟾河。又案元本此下衍殺字。今刪。

亦都護先遣其官阿思蘭乾乞。孛羅的斤。亦難海牙。倉赤四人來告蔑力乞事。上曰。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以其已有來獻。尋遣安魯不也。即前按力也女答兒班。即前奴奴答拜二人復使其國。亦都護遣使奉珍寶方物

爲貢。

庚午。

五年。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

夏。上避暑龍庭。

張石州據翁本改避爲遣。秋濤案仍當作避。

秋。復征西夏。入孛王廟。其主失相兒忽出降。獻女爲好。

秋濤案本紀載四年己巳春。畏吾兒國來歸。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獲其副

元帥高令公克兀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後敗夏師獲其將惠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堤決水外潰遂徹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女請和凡此諸事皆載於己巳年而此書載於庚午年未詳孰是又本紀載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會金主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命問新君爲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按以上本紀於庚午年詳紀太祖與金人開釁之事而親征記及秘史皆不載殊不可解考耶律楚材滿然居士集有進庚午元歷表略云歲在庚午天啓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云云是太祖之有意伐金實始於庚午年親征記未載亦疎漏也

辛未。

六年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

春。上居怯綠連河。時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蘭可汗來歸。因忽必

秋濤案必下脫來字。

那顏見上。

秋濤案秘史云。太祖命忽必來征哈剌魯兀惕種。其主阿剌思蘭即投降了。來拜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即此事也。哈剌魯兀惕。即哈刺魯阿剌思蘭。本紀作阿昔蘭罕。即此阿昔蘭可汗。忽必來亦太祖所任驍將。

亦都護兒

秋濤案即前亦都護也。以太祖命爲第五子。故稱爲亦都護兒。猶石晉之稱兒皇帝矣。

亦來朝。奏曰。陛下若恩賜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輟口衮之餘縷。摘金帶之星裝。誠願在陛下四子之亞。竭其力也。上說其言。使尙公主。仍序第五。

秋濤案此語未晰。考秘史云。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刺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我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

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緞疋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所載較詳。故備錄以資考證。

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三千

原作二十。秋濤校改。

出哨西邊戎。

秋濤案此卽後所云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也。在丁丑年。

秋。上始誓衆南征。

秋濤案本紀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灤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七月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是太祖誓衆南征在春。而非秋。與親征記異。湛然居士集亦云。辛未之春。天兵南渡。當以紀爲正。

克大水灤。以拔烏沙堡及昌桓撫等州。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窩台。太宗也。

三太子窩闊台。原文無闊字。不

知他文本有此稱。抑係遺之。

破雲內東勝武宣甯豐靖等州。金人懼。棄西京。

秋濤案金之西京。卽今大同府。

又遣哲別率衆取東京。哲別知其中堅。以衆墮城。卽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還。急

原作忽。今校改。

攻。大掠之以歸。

熙案下有脫文。

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爲奴等。

秋濤案爲奴二字疑誤。

領大軍設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率軍爲後繼。契丹軍師謀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牧於野。出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也。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上聞金馬至。進拒攏兒喙。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

秋濤案九斤之言不當稱太祖。又生時不當稱諡。此元代史臣之辭。猶左傳石碻言陳桓公有寵於王。

也。

共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而有此舉。若不然。卽詬之。明安來如所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麾下縛之。俟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復破胡沙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沒於此。上歸。語明安曰。我與汝無隙。何對衆相辱。對曰。臣素有歸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其言。命釋之。

壬申。

七年。宋嘉定五年。金衛紹王崇慶元年。秋。濤案本紀以帝破昌桓撫等州。及金將紇石烈九斤率衆三十萬戰。敗於攏兒嘴。二事皆繫於是年。而親征記則繫於辛未。未知孰是。

破宣德府至德興府。

秋。濤案金宣德府。今直隸宣化府是。德興府。今直隸保安州是。

失利引却。四太子也可那顏。

也可卽也苦
哈撒兒子。

赤渠駙馬率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堡而還。後金人復收之。

赤渠。史太祖本紀作赤駒。公主表作赤窟。

癸酉。

八年。宋嘉定六年。金衛紹王至甯元年。九月以後。宣宗貞祐元年。
秋。上復破之。遂進軍至懷來。金

此字原闕。今補。

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勝。追至古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寨。

原作帥。秋濤校改。

悉力爲備。上留怯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將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別衆西行。由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紫荆口出。金主聞之。遣大將奧敦

張石州曰。本紀作屯。

將兵拒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衆度關矣。乃命哲別率衆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察軍合。既而又遣諸部數兵五千騎。令怯台哈台二將圍

原作固。秋濤校改。

朮赤台之子名怯台。而秘史九十五功臣名。又有客台客帖二人。並與怯台聲近。不知此怯台當爲誰也。哈台蓋卽九十五功臣中之合歹駙馬。

守中都。上自率兵攻涿易二州。卽日拔之。乃分軍爲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

原作洛。秋濤校改。

磁相輝衛懷孟等州。

原衍棄其二字。今刪。

定威州境。

秋濤案威州今井陘縣。

抵黃河。

秋濤校補河字。

大掠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陽。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計本紀有而此書闕者。爲遂州安肅州安州澤州潞州遼州沁州吉州隰州汾州石州嵐州忻州代州武州及太原平陽二府。其定州卽中山府也。

哈撒兒及幹律那顏。拙赤鯁。

張石州曰。翁本作拙赤得赤鯁。

薄利爲左軍。沿東海破洙。

秋濤案金無洙州。疑灤字之譌。

沂等城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皇帝哈撒兒及斡陳那顏。拙赤斛薄利爲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據本紀是左軍東抵平灤。而未嘗南涉淄沂也。沂州本紀列於中道軍所取之內。未詳孰是。上與四太子馭諸部軍由中道。遂破灤。

秋濤案當作深。蓋上灤字旣譌作洙。後人因妄改此字爲灤也。

漢

秋濤案河北山東無漢州。字當作莫。蓋莫譌漢。而漢又譌漢也。

河間

秋濤案此下舊有開字。非其次。今移於下。

清

今青縣。

滄景獻

今獻縣。

濟南濱棣益都

原作益相。秋濤校改。

開等城。

秋濤案本紀云。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計本紀有而此書缺者。爲雄州霸州祁州蠡州恩州濮州滑州博州濟州泰安州淄州濰州登州萊州沂州凡十六州。其安州與右軍所取複出。未詳其說。又本紀云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是清州未陷。而此書中書破青滄。與史文不合。

棄東平大名不攻。

秋濤案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元兵所至。望風披靡。昔安祿山舉兵。而河北二十四郡皆破。亦此類也。東平大名二郡。金人有鎮帥守之。蓋其人尙能守禦。故避而不攻。

餘皆望風而拔。下令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密州。拔之。上至中都亦來合。合疑作會

甲戌

九年。宋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

上駐營於中都北壬甸。

秋濤案本紀云。駐蹕中都北郊。

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瘦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顏福興曰。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待彼主。

原作吉。秋濤校改。

還軍。更爲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獻衛紹王公主。令福興來送。上至野麻池而還。夏四月。

張石州曰。紀作五月。

金主南遷

原作還。秋濤校改。

汴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爲輔。

秋濤案史作參政抹撚盡忠。

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鎧馬還營。衆驚。遂殺主帥素溫而叛去。推衍

原作聽。秋濤據本紀改翁本作砍。

答比涉兒札刺兒爲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阻盧溝。使勿得渡。砍答遣裨將塔塔兒率輕騎千人潛渡水。復背擊守橋衆。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之近橋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先是耶律留哥以中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等郡。自稱遼王。砍答比失兒等遣使詣上行營納款。又求好於遼王。時遼王亦來降。上命爲元

原作瓦。秋濤校改。

帥令居廣甯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討也奴爲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以衆來降。仍遣子鐵哥入質。旣而復叛。自稱東夏王。五月。

秋濤案紀作七月。

金太子

原脫此字。秋濤補。

留福興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契丹衆將來歸。遂命散只兀兒木合拔都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爲鄉導。引我軍合之。至則與斫答等併力圍中都。

秋濤案原本此下尙有三百餘字。乃乙亥辛巳年事。錯簡在此。今校正。

紀作三摸合。

乙亥。

十年。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秋濤案自乙亥以下。錯衍甚多。今細爲考核移訂。注於下方。

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通州降。

原作道州。張石州據本紀改。

木華黎攻北京。

秋濤案金北京大定府。今承德府建昌縣地也。是時尙爲金守。可見金人自熱河以東至遼陽。尙有地數千里。乃甲戌年遽以一敗之故。南遷於汴。金之失計甚矣。

金元帥寅花摩等

花卽答字之誤

秋濤案紀作烏古論寅答虎。

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帥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

以上乙亥年本文。

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李英

原作季英。金史歸潛志季英作李英。

運糧分道還救中都。

原作東都。秋濤校改。

齋糧人三斗。英自負以勵衆。慶壽至涿州旋風寨。李

原作季。秋濤校改。

英至霸州青戈。皆爲我軍所獲。既絕其糧。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之。遣使獻捷。上自駐桓州。

原作桓丹。秋濤據本紀改。

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雍古兒寶光赤阿兒海哈撒兒三人檢視中都帑藏。時金留守哈答國和等奉金帑爲拜見之禮。雍古兒哈撒兒受之。寶光赤·秘史蒙語作保兀兒赤·解曰。廚子。然則光是兀字。或兒字之訛。

秋濤案雍古兒下疑脫阿兒海三字。

忽都忽那顏秘史作失吉忽都忽訶額崙太后養子也。

獨忽都忽拒不受。將哈答及

原缺此字。今補。

其物北來。上問忽都忽曰。哈答等嘗與你物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答言。未陷城時。寸帛尺縷。皆金主之物。今旣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爲私惠乎。上正嘉之。

私惠原作和意。嘉原作佳。均秋濤校改。

以爲知大體。而重責雍古兒。阿兒海。哈撒兒。

秋濤案自金主以檢點至此。舊本皆在甲戌年圍中都之下。今按中都之陷。大事也。金史元史皆作乙亥年事。此錄則兩載於甲乙二年。此云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入乙亥年云。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按上文載左相秦忠爲輔。及太子命秦忠守中都。皆作秦忠。與此條合。而紀事亦此條較詳。蓋此條乃錄之原文。錯簡入甲戌年。後人因其與史不合。復於乙亥年內臆增三語。故致一事而複見兩年耳。今定此條入乙亥年。其複出之三語。則刪去不錄云。

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衆來降。

原作也斤。秋濤案也斤仍當作七斤。此句亦與上複。蓋已經錯簡之後。二人轉據史書增之。是以多致複出。然此語乃起下之詞。或原所有。未可知也。

帷帳復。張鑊柄。衆哥也。思元帥。據守信安不下。

秋濤案此十八字未詳。疑有譌脫。

熙以爲惟當作帷。謂七斤降後，復張帷帳爲元抬師也。鑊柄下有脫字。

帷當作惟。張復卽高陽公張甫。衆哥卽河閒公移刺重嘉努。亦作重格。舊作衆家奴。兩人皆在九公之列。其守信安事。具金史。張鑊柄疑卽張進。後金人封爲滄海公。與甫同守信安者。獨也。思無考耳。張鑊柄之稱。正如郭蝦蟆。葛鐵槍。當時軍中有此習。

上駐軍魚兒灤。命

原作合。秋濤校改。

三合拔都。

秋濤案史作三哥拔都。

帥蒙古軍萬騎。由夏西抵京兆。出潼關。破嵩汝等郡。直趨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川。適河冰

原作兵。張石州校改。

合。遂渡而北。

秋濤案自時金通州元帥以下舊本在辛巳年。見孫榮山而還之下。今考定爲乙亥年事。移於此。又案

元人於乙亥丙子兩年俱遣將由西夏入關中攻潼關乙亥則攻潼關不下由嵩山小路趨汴京卽此年事金宣宗紀元太祖紀俱不載而見於諸列傳中丙子年事則二紀咸載之此書復無丙子年事蓋互有詳略惟乙亥年事元人尙未得潼關而此云出潼關蓋由嵩山小路繞潼關之外故云然也

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遣大進道

張石州曰本紀作賜進道

繆案大進道爲史進道之誤進道秉直之弟天倪之從父從木華黎攻廣甯府均見進道神道碑等攻廣甯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秋濤案以上乙亥年原文

金元帥那答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

秋濤案北京字恐有誤

此條重出正與七斤以通州降同那答忽卽寅答虎斜烈卽完顏昔烈今譯改錫琳者也那答忽原文蓋作邪答忽邪寅音近此書邪那二字往往互訛

上遣脫脫纒闍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

秋濤案張鯨總十提控從奪忽蘭撒里必南伐。所謂漢軍指此。奪忽蘭撒里必。卽脫脫纒屠兒必也。所謂契丹。則若耶律留哥之屬。

降真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

秋濤案自金元帥那答忽至復取之。舊本誤入辛巳年下。據諸史年月考正。

丙子。

十一年。宋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

錦州帥張鯨以錦廣甯等郡來降。平之。

秋濤案張鯨之誅。紀作乙亥年。與此異。史載木華黎此年所討。乃張鯨之弟張致也。

丁丑。

十二年。宋嘉定十年。金宣宗興定元年。

上遣大將速不台拔

原作援秋濤校改。

都。以鐵裹車輪。征蔑兒乞部。與先遣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三千騎合。

秋濤案脫忽察兒率騎三千出哨西邊戎事見辛未年。彼三千字譌作二十。今正之。至嶺河。遇其長大戰。盡滅蔑兒乞還。

秋濤案速不台傳載征蔑兒乞事。在丙子年。及己卯冬盡降其衆。此書蓋終言之。

是歲吐麻部主

秋濤案紀云。是歲秃滿部叛。蓋秃滿卽吐麻也。此吐麻部主下。語有譌脫。原文此下卽接征西域事。按太祖之征西域。始於己卯。至乙酉春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此年不得有西征事。又此條旣言是歲。則當繫於歲末。不當以有時月之事反繫於後。其爲錯簡甚明。今考本紀取此下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刺那顏等事。移於癸未年。其癸未年所載都刺莎合兒旣附而叛云云。則又此年之文誤入於彼者。今俱考正。又按秘史云。命孛羅忽勒征豁里秃馬惕種。秃馬卽吐麻也。其官人歹都秃勒。卽秃刺也。此謂之都刺莎合兒者。北方語或繁或略。譯語偶異也。

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都刺莎合兒。即秘史蓋里禿馬惕官人。歹都忽勒莎蓋也。蒙文如此。譯文止作歹都禿勒。

秋濤案都刺莎合兒當是吐麻部主之名。說詳上。

上命博羅渾那顏都魯伯二將討平之。博羅那顏卒於彼。

秋濤案自都刺至此。舊本誤入癸未年循河而南之下。今考正。又案博羅渾那顏即卷首所稱良將四
人之一。與都魯伯爲二人。元史博羅渾作博爾忽。傳云博爾忽許兀慎氏。事太祖爲第一千戶。歿於敵。
史文記其事如此。略之甚也。畢秋帆謂博羅渾官正千戶。無他戰功。蓋僅據元史。而不知考於他書者。
今考禿滿部。元史作命鉢魯完朵魯伯討平之。鉢魯完即博羅渾。因譯語稍異。宋王諸公不能辨。遂
與博爾忽誤分爲二。朵爾伯即都爾伯也。諸書或改作布琳都爾伯。則合二人爲一人。是誤而又誤矣。
考得此條。數書皆可是正。爲之怵快者累日。

戊寅。

十三年。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

封木華黎爲國王。總率王孤。

原作狐。秋濤校改。

部萬騎。火朱勒部千騎。兀魯部

秋濤案史作兀魯兀。

四千騎。忙兀部將木哥漢札千騎。弭吉刺部安赤那顏三千騎。亦乞刺部孛徒駙馬二千騎。

秋濤案孛徒卽孛禿。史有傳。說見前。

木哥卽元史忙哥。畏答兒子。附傳尾。太宗本紀作蒙古寒札。次國王查刺溫茶合帶鍛眞之下。按陳那顏兄弟之上。

札刺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烏葉兒元帥。

秋濤案烏原作烏。今改。烏葉兒卽吾也兒。元史有傳。

禿花元帥所將漢兵。及北刺兒所將契丹兵。原伐金國。

秋濤案封木華黎爲國王。紀及本傳俱在丁丑年八月。此繫於戊寅。或因戊寅年大舉南伐。故總記於此歟。姑因之以備考。又案本傳稱弭吉刺。亦乞刺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藩漢等軍。考

此錄載弭吉刺等止七軍。則本傳十乃七之誤。

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先吐麻部叛。上遣徵兵乞兒部。不從。亦叛去。遂先命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爲前鋒。

秋濤案秘史。兔兒年。成吉思合拙合引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恰引路。不恰卽不花也。惟秘史稱兔兒年。與此戊寅年不合。

命上原有大字。繆滅去。按大字當在命字之下。

追乞兒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

秋濤案原本此下有之困二字。蓋誤衍。今刪。

亦馬兒河。今阿穆哈河也。發源阿爾泰山北烏梁海境內。與阿努河東西兩源並出。合流之後。互受兩名。至俄羅斯伊聶謝斯科西南。會昂噶拉河。下流爲伊尼謝河也。

克兒爲思。憾哈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而干諸部。

秋濤案此事元史不載。大太子卽朮赤也。史不言其戰功。得此可補其闕。克兒爲思。當卽乞兒吉思。憾

哈思帖良當卽憾合納部。二部皆在謙河之南。憾合納地卽謙河所從出之源也。兀克失當卽烏斯地。在謙河北。憾合納之西。自和林者行三千里爲阿只里海子。又行五百里至謙州益蘭州。謙州卽以謙河爲名也。此二部地皆在今俄羅斯國東境。與北冰海爲近。

火因亦兒干卽秘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蒙語林曰槐因。百姓曰亦兒干。亦曰亦兒格。見秘史蒙文。熙案下脫己卯年事。

庚辰。

十五年。宋嘉定十年。金興定四年。當作嘉定十三年。

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

元史本紀。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兒的石河。秘史作額兒的石河。秋濤案是時耶律文正公楚材從征。湛然居士集有庚辰西域清明詩。又有進庚午元麻表云。庚辰聖駕西征。駐蹕尋思干城。是歲五月望。以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歲候之。未盡初更。月已食矣。考邱長春西游記云。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又云辛巳十一月十八日。

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回紇帥皆來迎。因駐車馬。俟來春朝見。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嘗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其衆大率多回紇人。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之新宮據焉。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程廷尉同文曰。此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邪米思干亦曰尋思干。尋卽邪米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尋思度。譯曰尋思。肥也。度。城也。今謂之賽瑪兒罕。自北廷至此。大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行。最爲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宿兵。而以耶律晉卿駐焉。

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幹。
秋濤案本紀作幹。

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秋濤案元史布智兒傳。從征回回幹羅思等國。每臨陣。布智兒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幹羅思蓋卽幹脫羅兒也。

辛巳。

十六年。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

上與四太子追攻卜哈兒薛迷思干。

秋濤案迷原作述。今據元史本紀改。

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真

秋濤案真字。據本紀補。

等城。是夏。上駐軍於西域速望壇。

原注西域可汗之林也。後壬午年作速里壇。

避暑之地。命忽相那顏爲前鋒。

秋濤案以上皆辛巳年原文。

秋分遣大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

原作王誤。今據本紀改。

龍傑赤。

秋濤案卽今回疆玉隴哈什地也。

不珍也哈答

秋濤案疑亦城名。此下尙有因其見孫榮山而還八字。疑他處錯簡。今刪。以上辛巳年原文之。

秋濤案當與上攻玉龍傑赤之文合爲一句。

以軍

原作君。秋濤校改。

集奏聞。上有旨曰。軍旣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

秋濤案秘史云。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幹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朮格赤下營。命拖雷住亦魯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朮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幹歌歹調遣。卽此事也。幹歌歹稱三太子。卽太宗也。太祖此時已定以太宗爲嗣。故令大太子二太

子皆聽其節制。此錄語意未晰。賴秘史言之較詳耳。又按程春廬廷尉以爲阿梅河卽阿母河。故不知兀龍格赤所在。今按和闐之水亦名阿里木河。當卽此阿梅河。蓋西域地亦互相割據。疑此時和闐尙屬算端。故特遣拙赤等攻之耳。若他處之阿里河阿木河阿母河暗木河。則是漢書所云爲水。與此阿梅河不同。程氏未詳考也。

據內府圖。今阿母河東北鹽海之旁。有烏爾根齊城。與玉籠傑赤對音至近。疑玉籠傑赤卽是烏爾根齊。若和闐之玉籠哈什。僻在東南。與此時太祖軍鋒不相及。又可失哈兒以東並西遼故地。當時不煩兵力而降。具曷思麥黑傳中。非若尋思干以西。皆算端所保。須用力攻取也。

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處城。上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哈里寨。

哈窩依本紀作塔。此卽西北地附錄之大興地圖之的里安。廷式案此當是西北地附錄之塔里干。非的里安也。

秋濤案原闕寒字。今依本紀增。

泥沙兀兒。本紀作匿察兀兒。卽大典圖那沙黑不。明史之納失不罕。迭兒密卽大典地圖之忒耳迷西。

北地附錄同。

寨。冬。四太子又克馬魯察葉可馬盧昔刺思。

秋濤案監本元史本紀作馬魯昔刺思。

等城復進兵。

秋濤案自之城至此。舊本皆在甲戌末年。今按甲戌年無征西域事。考元史本紀。辛巳夏。駐蹕鐵門關。秋。帝攻班勒紇等城。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刺思等城。悉與此合。則此爲辛巳年事。錯簡在前無疑。今校正移於此。又接此書言上駐軍於速望壇避暑之地。而紀言夏駐蹕鐵門關。蓋作史者見下文有進兵過鐵門關語。故彙括其詞。而不知非一地也。西遊記云。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問道。無倦迎我。仍勅萬戶挫魯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日過碣石城。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卽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七日舟濟大河。卽阿里沒輦也。程宗丞同文曰。碣石。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口有石門。色如鐵。卽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大唐西域記。日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東扼蔥嶺。西接

波刺斯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爲濫波國。卽在北印度境。於時追算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後。遣將追至忻都。窮及申河。算端死乃還。則在印度國中矣。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迷思干初發。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算端至印度時。故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於四月五日達行在。則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長春過鐵門後。行十二日抵雪山。而止所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者。亦作晤木河。元秘史作阿梅河。卽佛書之縛芻河也。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思海。秋濤案程春廬先生考鐵門所在。至爲詳核。惟秘史之阿梅河。前見與徼外之河異地。別有考辨。茲不具錄。

壬午。

十七年。宋嘉定十五年。金宣宗元光元年。
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

秋濤案又克云者。四太子克之也。紀云皇子拖雷克思察兀兒等城。正與今所移改脗合。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還。因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撈蘭河克野里等城。

秋濤案元史作也里。

上方攻塔里寒

秋濤案原闕此字。今據元史補。

寨。朝覲畢。并兵攻之。三太子克玉

原作王。秋濤校改。

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三太子姑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姑字。秋濤案姑當作始。

歸朝覲。

朝原譌作相。秋濤校改。

是夏避暑於塔里河寨高原。時西域速里

張石州曰。前作望。

壇札蘭丁。速里壇急讀之卽算灘。猶言汗也。札蘭丁其名。

秋濤案丁後作木。當以丁爲正。史文作丁。改作鼎。秘史作回回王札刺勒丁。卽算端也。札蘭丁與算端音亦相近。

遁去。遂命哲別爲前鋒。

秋濤案哲別傳作只別。

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爲繼。又遣脫

秋濤案原本此下衍兒字。今刪。

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蔑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蔑里可汗懼。棄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

秋濤案原作素。今改。

兵進襲時蔑里可汗與札蘭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衆。札蘭丁

自速蓋目連字誤。目連卽沒輦。今語木倫也。秘史蒙文。此河前後屢見。並稱爲申沐連。譯文前後並稱申河。此既稱目連。又稱河。於文重複。提掇所謂蹇拙者也。

原作木。秋濤校改。

脫身入河。泳水而過。遂遣八剌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擄忻都。中印度地名。痕都斯坦。痕都即忻都。斯坦乃算端之音轉也。

秋濤案舊作折相。今考正。

人民之半而還。

秋濤案辛自速河。秘史曰申河。卽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西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轉至信地入海。

癸未。

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

春。上兵循辛自速河而北。

秋濤案舊作止。今案當是北字之譌。

命三太子循河而南。

南字今補。秋濤案吾也而傳。十八年從帝親征河西。明年下之。詔賜吾也而馬五匹。甲一事。案十八年九兩年。太祖方征西域。此河西當是西域地。疑卽辛自速河之西。蓋太祖率兵循此河而北。正軍河之

西也。以此證而止止字卽北字之誤。止卽爲北之誤。則下句脫南字明矣。秋濤案舊本此下有都刺沙合兒等語。今考定移入丁丑年。其丁丑年有上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刺那顏之語。考之本紀。正此年是錯簡互譌。今改正如左。

帶此稟命是拖雷事。帶字當是帝字之誤。而脫太上皇三字也。

秋濤案上下當有闕文。

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刺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刺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至。上既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秋濤案自帶字至此。舊本誤入丁丑年吐麻部主之下。今考本紀載避暑八魯灣川及置達魯花赤事。均在此年。爰據移正。不昔思丹。秘史蒙語作昔思田。

甲申。

十九年。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

旋師住冬。

原作各秋濤校改。

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

二十年。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

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

二字秋濤校增。

至此。

二字依類編所引增。

凡七年。是夏避暑。秋。

秋濤案秘史云雞兒年。秋。回至禿刺河黑林的舊營內。

復總兵征西夏。

丙戌

二十一年。宋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

春。至西夏。一歲間盡克其城。時上年六十五。

原缺此字。秋濤案癸亥年稱上春秋四十二。紀云丁亥崩。壽六十六。則此上年六十句內必脫五字也。今增矣。

丁亥

二十二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

滅其國以還。

秋濤案此句下有脫文。

太祖聖武皇帝昇遐之後。太宗皇帝卽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時爲太子。

錢辛楣先生曰。此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考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是錄至元以後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記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矣。秋濤案太祖以丁亥崩。至己丑太宗始登極。太祖紀云。戊子年。皇子拖雷監國。太宗紀云。太祖

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元年己丑夏。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睿宗傳云。諱拖雷。太祖第四子。方太祖崩時。太宗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太宗卽大位以前。皇子拖雷監國。則事理明顯。今乃云太上皇帝時爲太子。實爲不解。其意以監國爲太子之事。然豈可竟指爲太子乎。厥後武宗立弟仁宗爲太子。明宗立弟武宗爲太子。名不正而言不順。皆此等紀載有以啓之也。以辛楣先生未論及此。故詳言之。

彭云明宗和世疎武宗長子。在位半年。傳文宗圖木帖耳。文宗武宗次子也。若指此則立弟武宗殆字誤耶。

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

避暑於輪思罕。

秋濤案此所言避暑不知何指。或云謂睿宗也。湛然居士集云。戊子。馳傳來京。人間異域事。慮煩應調。

遂著西遊錄。按耶律晉卿西遊錄。今不傳。可惜也。

金主遣使來朝。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共議擲力蠻。復征西域。秋。太宗皇帝自虎八

秋濤案史作霍博。

會於先太祖皇帝之太宮。太當爲大。大宮大幹耳朵也。

己丑。

太宗元年。宋紹定二年。金正大六年。

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怯綠連河曲。雕阿蘭共册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牧金國。助貧

乏。置倉戍。翹驛站。李曰。牧當爲服。或是收字。植按作收是。

瓶原作瓶。張石州校改。

命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

原作相。秋濤案此書相皆當作都。兀都撒罕。卽耶律文正楚材賜名也。元史作吾圖撒合里。此作都則與圖音近。相則遠矣。錢竹汀先生尙未悟此字之誤也。

撒罕主之。是年西域伊思八刺納城主遣使來降。調命牙魯瓦赤主之。

秋濤案本紀云麻合沒的滑刺西迷主之。

又西域之西忻都。

原作折相。秋濤校改。

及不刺夷國主躬來朝會。

秋濤案本紀云。印度國主木刺夷國主來朝。印度卽忻都也。不刺夷當從本紀作木刺夷爲是。此書載壬午年四太子征西域。道經木刺夷國。大掠而還。亦作木刺夷。可證也。

庚寅。

二年。宋紹定三年。金正大七年。

春遣將攻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來援。敗還。其城尋拔。秋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闕郡。隰過川。

由宮山鐵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宮山疑當作官山。金史地理志西京大同府宣寧縣有官山。睿宗列傳。辛卯太宗還官山大會諸侯王。

秋濤案疑有脫誤。

辛卯。

三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

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處城邑而還。避暑於宮山。

秋濤案宮山當作官山。紀作九十九泉。當是一地。考元一統志官山在廢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泉。流爲黑河。卽其地也。在今歸化城境內。北魏太祖紀天賜三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卽此。然水經灤水注。又謂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山上有道武皇帝廟。沮陽故城在今宣化府懷來縣南。卽水經注所稱。乃媯水上源也。疑北魏有兩九十九泉。北俗入山避暑皆選名勝。不嫌兩地。泉源皆登臨之地。若元祖所幸。則爲歸化城之黑河無疑。

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於來年正月。畢集南京。是年秋八月十四日至西京。

秋濤案西京仍金舊名。本紀云幸雲中是也。

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兀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撒罕中書令黏合重山右丞相鎮海左丞相。

張石州曰紀作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黏合重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秋濤案鎮海傳亦作右丞相。

自此使遣撒哈塔

征高麗者·秘史爲札剌亦兒歹豁里赤·與此撒哈塔火兒赤蓋一人也·史塔出傳·蒙古札剌兒氏·父札剌台·歷事太祖憲宗·

秋濤案紀作撒禮塔。

火兒赤征收高麗克四十餘城還冬中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有白坡可渡。從其言。

火兒赤秘史蒙語作豁里赤。撒哈台之官也。連上讀。

壬辰。

四年。宋紹定五年。金正大九年。

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船七百餘艘。太上皇遣將貴由報集軍兵等已渡漢江。上亦遣使於太上皇曰汝等與敵戰。

翁本敵下有速字。今不取。

日久可來合戰。上於正月十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

秋濤案本紀作馬伯堅。

太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答

秋濤案金史元史俱作合達。

麾下欽察者逃來。告哈答伏兵於鄧西隘。截等候。太上皇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答移刺聞知。入鄧以避其鋒。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鈞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溫不花國王答思將軍兵至。十六日雪又作。是日與哈答移刺合戰於三峯山。大敗之。遂擒移刺。十七日上行視戰所。嘉之。

原作佳。秋濤校改。

二十一日克鈞州。哈答匿於地穴。亦擒之。又克昌州。廓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濬州。武州。易州。鄧州。應州。壽州。遂州。禁州等來降。

秋濤案本紀云。遂下商。號嵩。汝。陝。洛。許。鄭。陳。穎。壽。睢。永。等州縣。與此多異。考金時河南無昌。滎。易。應。遂。

禁等州疑昌溍卽商號之音譌。應卽穎之音譌。遂卽睢之音譌。禁卽永之音譌。餘未詳也。
上月上至南京。令忽都忽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於官山。

秋濤案紀云夏四月。出居庸關。避暑官山。

速不歹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惑木歹火兒赤。貴由拔都塔等。適遇金遣荆王守仁之子曹王入。我軍遂退。留速不台拔都。以兵三萬鎮守河南。秋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保降。因被殺。八月。金之參政完顏忠烈。

張石州曰。紀作思列。

恆山公武仙將兵二十萬會於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王復叛。再命撒兒答火兒赤。

原作大兒亦。秋濤校改。

征收。九月。南京城中倉廩俱竭。金主帥兵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新衛二城。我軍逐北。潰散尙千餘人。
逐北原作遂北。張石州疑有脫誤。秋濤曰當作逐北。

復渡河北。

癸巳。

五年。宋紹定六年。金正大十年。

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崔立遂殺南京留守參政二人。開門詣速不台拔都降。四月。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來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蔡州。

原作八察。無州字。秋濤校改。

塔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遣人入城催降。勿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抄籍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五萬。運糧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舉沂萊海維。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秋濤案本紀當作維。

等州來降。

甲午。

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十日。

正字原闕。秋濤據本紀增。

塔察兒火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於族人承麟。遂縊焚而死。我軍入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五月於答蘭答八思始建行宮。大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年羣臣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殺我使。

原作死。注曰音使。秋濤案死當作使。音使二字。後人妄加。此明明錯誤。而後人不能是正。亦足證前後牴牾處。多由傳寫譌謬也。

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往征其辜。又遣忽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卽忽都虎也。

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紺孛征蜀。

乙未

七年。宋端平二年。

建和林城宮殿。

秋。濤案本紀云。春城和林。作萬安宮。湛然居士集有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繫於乙未年三月祭姪女文之後也。

夏。遣曲出忽相都籍到漢民一百二十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秋。濤案忽相都。據耶律楚材傳。當作忽都虎。本紀乙未遣皇子曲出胡土虎伐宋。不言籍漢民事。丙申。夏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秋七月。詔以眞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當卽此事。而本紀屬之次年也。

丙申

八年。宋端平三年。

入慶和林城宮。

秋濤案本紀丙申春正月諸王各治具來會宴萬安宮落成。

冬十二月赤曲

秋濤案疑亦人名。即太宗紀之曲出。

闕端

原作闕端。秋濤案本紀改。

等克西川。

丁酉。

九年宋理宗嘉熙元年。

夏四月築掃鄰城。

秋濤案本紀夏四月築掃鄰城。作迦堅察寒殿。元史類編云。在和林北七十餘里。

秋八月仿漢儒選擢除本貫職位。

秋濤案本紀八月命木虎乃劉中式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此書於他政務。

不盡載。獨記此者。記太宗崇儒。所以肇世祖之興也。

依本紀補之。己丑年云。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撒罕主之。西域調命牙魯瓦赤主之。當卽此牙老瓦赤也。一作牙刺瓦赤。以其工於治財。故命之。兼掌漢民公事云爾。又按姚樞傳云。歲辛丑。牙老瓦亦行省事於燕京。主管漢民公事。以樞爲行省郎中。牙老瓦亦惟事貨賂。以樞爲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辭職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爲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待以客禮。邵戒山曰。姚牧菴集載姚樞神道碑云。上遣趙璧驛至彰德。璧恐樞避去。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樞。始致見徵意。樞恐使者誤徵。不敢應。璧曰。君非棄牙老瓦赤隱此者乎。曰然。乃偕往彰德受命。

十一月初七日。

秋濤案此下有脫文。

地名月惑哥忽聞。

秋濤案聞當作闌。元史云。帝大獵五日。還至鉞鐵鑿胡蘭山。今改作烏特古呼蘭。卽此地也。方輿紀要云。地在和林東北。

病次日崩。

秋濤案元史太宗紀云。庚寅。奧都刺合蠻進酒。歡飲極夜。乃罷。辛卯。遲明。崩於行殿。詳釋史記。進酒一尊。蓋以太宗疏耶律晉卿。而專信西域言利之臣。如奧都刺合蠻於庚寅進酒。而辛卯帝卽暴崩。深可疑。故詳著之。惜此書闕脫。無可證其端末也。元史類編但云進酒歡飲。而刪奧都刺合蠻之名。則失史氏別嫌明微之意矣。以此書與本紀月日相證。知初七日爲庚寅。是月朔當爲甲申。而錢氏侗四史朔閏考未載。可補其闕。

壽五十六。

原本壽下衍至字。今刪。

在位一十三年。

原作一十二年。秋濤依本紀校改。

錢辛楣先生十駕齋養新錄一條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考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元記。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否。雖不如秘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考證。其譯語之異者。如王孤部卽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卽博而忽也。闕拜卽沈白也。暗都刺蠻卽與魯刺合蠻也。兀相撒兀卽吾圖撒各里。耶律楚材賜名也。

秋濤案今殿本考證。改博羅渾爲博羅罕。且無博爾忽之名。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跋後

右光澤何願船先生校正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熙弱冠隨嚴君仕京都。得知先生與張石州先生皆以考據著稱。其校證乃於一字一音之末。心竊慕之。而無以自通也。歲己未。得親炙先生於邵武館。先生時方輯朔方備乘。未數月書成。進御。熙未獲覩。越二年而先生作古矣。同治甲子。偶於張叔平比部齋中得先生所校元聖武親征錄。蓋元親征錄世無刊本。而先生之考正。又校勘家所不易觀。遂手錄之。熙夙聞先生言元代史之外謬。不可備舉。而史所紀太祖開國。譌雜尤多。卽先生此書自序亦言之。錄此帙以資讀史考證。亦以識私淑之意云爾。原本有平定張穆旌德呂賢基兩序。今所存惟張序。張卽石州先生。呂序無當於校正之義。殆可刪也。同治甲子二月後學陽湖莊庚熙跋

元聖武親征錄一卷。何願船比部校本。係黃先生彭年得之比部之子芳秣。繇是都下士大夫頗傳鈔。續有校勘刊誤者。順德李文田仲約。嘉興沈曾植子培。曾桐子封。萍鄉文廷式雲閣。花縣朱珩楚白。仲約別撰元祕史注。箋據繁博。尙未寫出定本。元史最難考者。地理志內西北地附錄一卷。楚白子培與吳縣洪鈞文卿爬梳剔抉。以滿蒙西域三合音古今方言互證參考。推繹十之四五。并求諸俄人土耳其。繙譯蒙古天方之書。華路椎輪。札記凌雜。頗與是錄相發明。然於成吉思太祖崛起誓師。行軍所嚮。移刺楚材卓帳之轄境。邱處機游歷所經之地。尙未盡豁然明白。了徹無疑。則以蒙古本無文字。譯音傳寫。又多踳誤。故筭澀不可理也。此本乃鄆南分巡芳郭鈍叟以授下走。俾趣刻之。分巡又從俄行人蒐錄和林唐元碑數種文字。并鈔得雲閣學士所輯元經世大典兩巨冊。擬附刻此錄之後。又次第謀校刊仲約侍郎祕史注。以追紬元氏一代開國事實之足徵者。因江防猝猝。物力艱窘。未能果也。姑具記其緣起於此。光緒甲午長夏。瓦羨村人姚士達謹跋。

元聖武親征錄刊誤

第二葉十七行今三頁
三行

第七葉九行今八頁
十一行

十三行今九頁
二行

第八葉十五行今九頁
十行

第十一葉二行今一三
頁六行

十九行今一四
頁九行

二十行同上

元聖武親征錄 刊誤

察刺海祕史作察刺合
係蒙力克之父

鮮明昆那顏原注以爲想昆必勒格。按想昆必勒格爲俺巴孩之父。即泰赤
子爲乃蠻種所處。不聞鮮昆之子能軍。則此當別爲一人。又按此條原文
多誤。泰赤烏部與太祖尋仇。不應相助。又想昆必勒格十九世。其子俺
巴孩二十世。太祖係二十三世。俺巴孩乃曾祖行。非高
祖行也。且想昆必勒格祇俺巴孩一子。必非迭良可知。

答聖台後又作答里台。答力
台。太祖之胞叔。

火察兒後又作忽察兒。
捏坤太子之子。

忽蘭合不合罕之子。
太祖之叔祖。

忽阿失拔都即祕史阿兀出把阿禿
兒。後又作阿忽出。

幹真那顏即幹赤斤。元史之幹辰
大王。太祖第四弟。

大丑祕史作
泰出。

一

第十三葉十七行今一七頁一行

第十六葉十四行

第十七葉十四行今二一頁一行

第二十一葉五行今二五頁六行

第三十二葉十一行今三九頁二至三行

十二行今三九頁三行

第三十五葉五行今四二頁六行

完顏襄帥兵逐塔塔兒按金史紀事本末。事在承安二年。

渤海子邊此數語引祕史。按祕史原文渤海作渤海。

乃克烈敗散之衆乃字疑作及。克烈敗散。當即乃蠻助也。力可哈剌來伐之時。札阿紺字當先來降。時王罕尙在西遠也。

按祕史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董合等姓亦來降。審文氣乃字當作及。

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孫合阿台答兒馬刺刺孫字刺字皆重。各宜刪去下一字。按祕史作

一種兀洼思篋兒乞答亦兒兀孫。一種是合阿惕篋兒乞合阿台答兒麻刺。

答海後作海答海。即祕史之合答把阿禿兒。由王罕處來降者。又有塔孩一作答孩孫都歹氏。元史。塔海遜都思氏飲黑河水。即一人也。

忽刺當即忽闌。後作忽刺海。

哈檀當即祕史之合兒塔阿。

迨且二字。何云有誤。據祕史。當時說桑昆攻太祖者。有阿勒檀忽察兒額不格真合兒塔阿惕脫幹鄰勒合赤溫別乞。與此錄所載情事吻合。

迨且二字當是遂共之譌。

主兒扯歹元史孛禿傳之朮兒徹丹。當即一人。

第三十八葉六行今四六

十八行今十

第四十六葉一行

第四十七葉十七行今五七

第五十葉十八行今六一

第五十八葉十行今七〇

第六十葉一行今七二

第八十八下半葉今一〇六

枝何云疑有誤·按枝上云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常是彼字之譌·蓋謂彼菊律可汗也·

辭徹別我弟原文別下脫吉字·故何引之謂其舛誤·或謂宜添吉字非·

第疑有誤

抄兒塞

塞當作寒·按祕史作察兀兒罕·乃兀良合氏·元史抄吾兒乃治列台氏·而抄吾兒與察兀兒對音·抄兒塞又與察兒罕對音·疑即一人

引祕史阿卜只阿闊帖梧兒

祕史無梧字·

奔契丹主菊而可汗

史言西遼傳九十年·自宣和七年大石林牙建國·扣至嘉定四年方足是數·乃史言屈出律擒直魯古系之

辛酉年·是年屈出律尚未至西遼也·或戊辰風出律奔西遼·而篡則在癸酉年耳·

嶺河祕史作垂河·

甲申旋師住冬避暑且止且行乙酉春上本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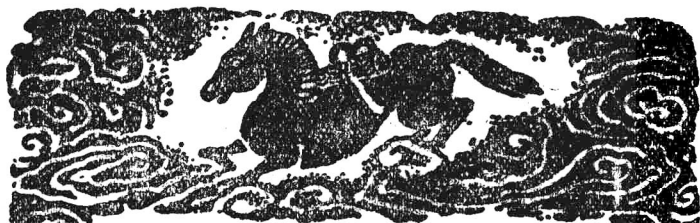
甲申冬·乙酉春·此中何以忽插入避暑事

意此六字或在旋師住冬之上·否則丁亥年事耳·按數年中避暑事迭見上年避暑於八魯灣川等候八刺那顏·即祕史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嶺處·過夏了·就等候巴刺·雖此屬癸未·祕史係之兔兒年不合·其實一事也·乙酉春歸國·是夏避暑·即祕史太祖途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

第九十一葉九行今一一〇
頁八行

第七年雞兒年秋回到禿刺河黑林的舊營內。彼云第七年。此云自出師西域至此凡七年。彼云回到舊營。此云歸國。卽其事也。丙戌春至西夏。一歲閒。盡克其城。卽祕史成吉思旣住過冬。欲征唐兀新。整點軍馬。至狗兒年秋。去征唐兀。冬閒圍獵墜馬。就於擗斡兒合惕地面下營。特一年之中。時令先後互差耳。祕史又於此後連文有在雪山住夏。調軍征阿沙敢不百姓。自雪山起程過兀刺孩城。攻打靈州城。遂降唐兀惕主不兒罕。滅其國。回至豬兒年。成吉思崩。與此丁亥滅其國。還太祖升遐吻合。惟不載雪山事。然考祕史旣於丙戌年舉秋冬事矣。則雪山住夏當屬丁亥。旣住夏復起程。所謂且止且行也。若甲申避暑事。無所考。

夾注收作收是植按甚確。後文云分三道征收金國。可證。



平 宋 錄

劉 敏 中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

皆收有此書守山本校讐

精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平宋錄三卷。舊題杭州路司獄燕山平慶安撰。一名大元混一平宋實錄。又名丙子平宋錄。前有大德甲辰鄧錡方回、周明三序。紀至元十三年巴顏下臨安及宋幼主北遷之事。與史文無大異同。惟元世祖封瀛國公詔、巴顏賀表諸篇。及追贈河南路統軍鄭江事。爲史所未備。頗足以資參考。此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以爲劉敏中作。今按周明序稱平慶安頃于行省。奏加巴顏封諡。建祠于武學。故基武成王廟之東。且鍔梓王行實。行于世。後又有大德八年甲戌月案大德八年爲甲辰。九月當建甲戌。此當時習俗之文。不合古例。謹附識於此。燕山平慶安開板印造平宋錄一行。俱不言新著此書。是此書實劉敏中所撰。慶安特梓刊以傳。後人以其書首不題敏中姓名。未加深考。遂舉而歸之慶安耳。今改題敏中名。從其實焉。敏中字端甫。章邱人。由中書掾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卒追封齊國公。事迹具元史本傳。

原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而征自葛。太公佐武伐紂。戰于牧野。師三千人。蓋伊呂師貞丈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自古受命平江淮者。皆非天子仁義之兵。務快私意。深入重地。或乖天時。拙于地利。失於知機。應變。彼己虛實之勢。鮮有不資於敵者矣。故曹孟德一百萬。敗於赤壁。苻堅九十萬。敗於淝水。蒙恬二十萬。敗於荊郢。身恥名辱。遺諄千古。亦徒勞人爾哉。我聖元大丞相巴延公。承聖明文德。不干羽兩階。而萬邦來格。統文武全才。不孫吳七書。而亡宋無敵。取襄淮如拾芥。平江南猶反手也。大德七年。杭州路司獄官平慶安。建白大丞相太傅巴延公。加封淮安王。諡忠武。創祠立石。分於武成王廟左。又次第平宋錄。訖。大路推官王國寶。請序其首。余謂功臣勳烈。具姓名者一百二十餘人。悉列於目。然於正野史。更爲收摭。建異論。立奇績。於當時者。以爲全書。激勸後世人。有光於史筆者。何多幸邪。抑試論之。太公望前代。封昭烈武成王。以其一戎衣。天下大定。歸馬於華山。放牛於桃林。使周之子孫。八百二十七年。不復用兵。此其所以爲武成王也。又封吳孫子於右。漢張良於左。亞于昭烈。血食配饗。夫孫子者。雖著兵法十三篇。有臨時應變。萬舉萬全之能。不過破楚入郢。皆戰國諸侯。抗兵相加。未嘗混一區宇。齊魏燕趙秦晉。尙爲勍敵。莫敢側睨。故將鑑博議。孫武操術。有餘於權謀。不足於仁義。可以爲春秋諸侯之將。不可爲三代王者佐也。吾淮安王則不然。天姿神邁。雄才大略。運籌計算。料敵決勝。豈止十三篇權術而已哉。皆以仁義

不殺爲主耳。吾聖天子以仁義將將。淮安王以仁義將兵。簞食壺漿。室家相慶。一統天下。郡縣四海。無往而不捷。則尺地一民。莫非其有矣。異哉聖元。豪傑何其盛耶。大德甲辰秋七月朔。至賓子鄧錡序。天以大元世祖皇帝神聖文武。一統天下。時則有若巴延丞相。如阿衡之於成湯。太公之於武王。可謂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之會哉。中統四年。入侍天顏。一命中書省平章。再命中書省左丞相。三命領樞密院事。至元十一年甲戌秋九月。董師南伐。浮漢江而下。所降復州。不以一兵一騎入城。不擄一民。不掠一物。所至皆然。而斗南諸郡。望風歸附矣。十一月辛亥。舟師出沙河。口入大江。宋之所恃者江。無江則國亦無矣。此丞相獨斷第一功也。乙卯。以舟載鐵騎三千。令阿珠平章渡上流二十餘里青山磯。戰于江中。果得南岸。拂早來報丞相大喜。此一舉天下之奇兵也。一相渡上流。一相渡下流。天下定矣。丞相時親攻陽邏堡。擊走夏貴數十萬衆。天下大定矣。于是黃以西。鄂以東。郡無不降。安慶范文虎降爲先鋒。十二年乙亥。春二月庚戌。宋平章賈似道。部孫虎臣兵十萬餘。屯丁家洲。遣使稱臣納幣。乞退師。不許。己未。大戰江中。擊走之。二人僅以身免。四月。留屯建康。俟秋再舉。七月。朝上都。拜中書省右丞相。保奏阿珠拜左丞相。右相東下。兵盡東海。左相西上。兵盡南海。天下大定矣。八月。自淮東渡江。常州已降。復叛。十一月。屠其城。十二月。宋相陳宜中約降。十三年丙子春正月。至長安。陳宜中不至。遁。甲申。至臯亭山。宋使來獻寶璽。降表。三月丁卯。入杭州城。甲戌。赴闕。遷宋全太后幼主北行。太皇謝太后病未遷。福王與芮相吳堅以下皆北。宋相文天祥先留軍中。至鎮江遁。此丙子平宋錄之大略也。然則以世祖皇帝之聖。佐以巴延丞相之賢。天

固與之。宋以老后幼主。佐以權臣。賈似道之姦。其罪之尤大者。叛盟爽約。留信使於淮郡。援逆繼於山東。天寶亡之。福善禍淫。皆天也。求爲此序者。前杭州司獄燕山平慶安。大德八年甲辰九月十五日。通議大夫。前建德路總管兼府尹方回撰。

司獄平慶安上言于朝。立太傅巴延公之祠於錢塘武成忠烈二廟之間。未獲先世之令典。以宜其施。惟著艾是求。次及於僕。夫爲世功業。吾山林之士所不言也。謝不能已。復以所聞。昔先王之有天下也。於其左右之臣。必疇其爵邑。錫之土田。樹之旂常。公之彝器。使其子孫奉其祭祀。若周之太公。漢之子房。是其人已。封建旣廢。斯道不復。而名臣之迹。亦有所表。以不泯於世。故白起祠於杜郵。馬援祠於南海。諸葛祠於三巴。張巡祠於睢陽。皆所以明施報之義。揚盛大之業也。今國朝之興。元輔之臣。股肱爪牙之士。辨博之人。肩摩踵接。固多有之。以僕所覩。未有逾於太傅者也。用兵江漢。不嗜殺戮。城下之日。萬姓謐然。是太公之將也。輔我聖皇。克正大位。是子房之傳也。而廟祀之禮。未及白起馬援之徒。則人之說者。固斷斷於是矣。亦何以顯昭代之恩。立賢者之勸哉。況於錢塘爲立功之地。飭之祠宇。使耄稚承事。無有厭斁。其義不淺。亦使武成之廟。太公子房之靈。有昭有烈。願不偉歟。夫揚國家之美者。臣子之心也。捐已然之物者。天下之言也。僕夙嬰孤蹇。寄迹黃老。飄舉世外。何取何遺。以其諷於僕也。聊誦所聞。酬其請。當塗杜道堅敬書。

人有禦大災。排大難。立大功。則祠祀之。謂其能爲斯民立命。爲斯世開太平。追慕其功德。使之血食於後。

世如禹之平水土。伊尹之相湯。太公之佐武王。周公之輔成王。漢之三傑。蜀之諸葛孔明。晉之羊叔子。唐之裴度。顏真卿。郭子儀。皆廟食於百世不廢也。惟我大元。巴延太傅。大丞相忠武淮安王。以振振麟族。游於宗藩。中統癸亥。由西入覲。世祖皇帝一見之。頃如協夢。卜托以股肱。心膂之寄。隨拜中書平章事。凡軍國繁劇。剖決無留。至元改元以來。宋權臣賈似道。於我大國背盟失信。至元甲戌秋。王奉詔南征。冬十二月。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暨還闕。大拜復提師。取江淮數十州。直擣蘇秀。所向風靡。兵不血刃。皆納款降附。至元丙子正月十八日。軍次杭州北關。秋毫無犯。市不易肆。宋都生靈咸被更生之德。時屯兵浙江沙澚。聞宋太后與宮女宮中耽望。仰天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夫何胥濤茶遁者三日。自非王忠誠感格。疇克臻此。宋人始知天助人順。氣數將移。遂於二月之六日。率其國大臣等望闕拜伏。歸覲。王隨以密旨召還。班師振旅。其豐功偉績。允謂窮天地。亘古今。不世之盛名。無以加於此者。雖庸人孺子。皆得而言之。惟王謙謙不伐。了無德色。告成於上。勇退揆席。優游綠野。二十餘年。天下蒼生。方將僖王復用。奈降年不永。一旦棄人間事。至今江南遺老。感王不殺之恩。懷王撫綏之德。聞王之薨。莫不流涕。王生於丙申。薨於至元甲午之冬。享年五十有九。子孫皆顯於朝。竊惟王恪恭乃職。克成大業。未有能發王之心。而聞諸上者。獨杭州路司獄燕山平慶安。奮身陳言於宣撫。奉使嘉其言。而轉呈都省。遂獲聞奏。追封淮安王。諡忠武。都省俯從祠祀之請。俾之募緣。以集其事。平司獄又能貨廬買木。以倡其首。請佃杭城。亡宋武學故基。武成王廟之東。建立祠宇。往來之人。得瞻廟貌。皆發忠義之心。仁義哉。平司獄之操心也。

且錢梓王行實傳於世。名之曰丙子平宋錄。開卷瞭然。見王勳業之大。凡當時同心戮力之人。因王而得彰其名於天下後世。又知平司獄倡義揚善之盛德。顧不偉歟。時則有嘉其志之克成。囑余爲之序云。大德八年歲在甲辰。秋九月。前松江府正錢塘周明序。



平宋錄卷上

元 劉敏中撰

丞相素有盛德。不屑細務。重厚深沉。外莫窺其際。中統四年。自西城入覲朝廷。至尊一見。如有所感。遂以德器遇之。以心膺寄之。拜中書平章事。雖入省預政。默然寡言。幾數月餘。每事參決。無不中理。八座皆驚。再拜中書左丞相。次領樞密院事。調遣四方軍馬。務繁無少凝滯。至元十一年秋九月。分闡南伐。其折衝禦侮。極有方略。信賞必罰。得士衆心。尤明於知人。其或以文進。或以武用。無不稱職。臨戎制勝。規畫經理。英謀獨運。以之攻城野戰者。某處宜攻。某處宜守。某時啓行。某時利戰。如此而成。如此而敗。臨機應變。間不容髮。與夫兵家奇正分合之術。車騎卒伍之陣。山澤水陸之戰。若合符節。信乎其深於兵矣。孫子論智。信仁勇嚴五者。丞相實全之。且古之取江南者。蓋有之矣。然皆值其君臣庸闇。謀謨乖次。內外離叛。是以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乘其間。投其隙。故得以肆其志。何況宋三百餘年。人心堅固。君臣輯睦。城郭修完。兵甲精利。糧儲充足。將士如雲。謀臣盈廷。自我大元國以來。梯航所至。萬國來朝。靡不臣屬。抗衡不已。遂爲勍敵。丞相總兵南伐。旌旄所向。戰無堅陣。望風披靡。長驅徑擣。如入無人之境。取漢鄂如拾遺。摧蘇杭如拉朽。宋將身竄膽落。救死之不暇。用能獲其君臣。收全功而還。使我大元之化。雷動風行。際天所覆。悉爲臣妾。何其盛哉。至元十一年甲戌正月。上命右丞相巴延節制諸軍伐宋。七月。巴延陛辭。上諭之曰。古

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曹彬也。甲戌九月。大會兵于襄樊。是月丁亥。沿於漢江而下。前後延袤。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丞相遣萬戶武顯等前鋒。趨郢州。至溧水。時值雨淋漲溢。以無舟楫。病涉。遂駐兵于溧水之濱。丞相大軍繼至。武顯等趨迎馬首。告曰。溧水泛濫。兵馬懼其漂沒。以故待之。丞相怒責曰。此水小。而不敢渡。焉敢渡大江耶。圻馬軍中。召一壯士。負甲仗渡水。而軍馬長驅悉渡。亦無漂沒者。諸將伏其威武。諸軍既渡。丞相令禁軍中有敢殺馬。以罪罪之。於是一軍人殺馬。卽遣誅之。至炎山。前鋒來報郢州消息。丞相遂至郢軍。郢城之西。其城在江北岸。以石爲之。高接山形。矢石莫能近。攻之無益。有人來言。江南有城曰新城。彼於江水中密樹椿木。以絕舟楫往來。下流又置城於黃家原。彼軍堅拒。諸將極難爲力。於是丞相歷觀郢之形勢。其黃家原堡。西有溝渠深闊數丈。淋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一湖。至江甚近。可令戰艦悉達漢江。以避郢軍。言訖。丞相遣數將率兵進黃家原堡。卽日克之。總管劉二李勞山首獲戰功。丞相遣兵圍郢。又遣兵衆治平江堰。破竹爲簾。地盡舟而過郢城。遂入漢江。大軍將進。諸將告曰。郢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過。後爲歸路患。必當取之。不聽。諸將數言郢之不利。丞相罵言。汝曹欲爲困襄陽之計。俱爲龍斷者耶。用兵緩急。我具知之。況攻城乃兵家之下計。大兵之用。豈惟在此一城哉。若攻此城。大事失矣。冬十一月戊子。大軍發郢城。丞相而下。平章阿珠及諸將帥。不滿百騎。殿後而進。前去大軍數里之間。後有郢州城將帥趙統軍。帥精兵數千騎追之。丞相暨平章阿珠等未及介冑。而回渡迎敵。大破郢兵于漢上。丞相親將馬軍。揮戈斃之。其餘將士死者不可勝計。生獲數十人。乙未。至沙洋。敷

陳旼福招諭歸降。其守軍串樓王搆索王等堅壁不降。遣兵攻之。時軍中有相士李國用者。祭風。風遂大起。以助兵攻。丞相令砲手張元帥等順風以火炮攻之。烟焰燎天。俄而城陷。生擒首將串樓等四人。丞相令曰。應拒敵者悉斬之。沙洋南五里至於新城。其將邊都統鎮守焉。丞相令軍衆將戮沙洋軍人首級列於城下。執縛沙洋將串樓王等。望城呼曰。邊都統宜速歸降。如其不然。則禍在於目前。至暮。其將黃都統踰城而降。丞相擬授招討使。卽以金符佩之。又遣人復招邊都統。回言曰。請參政呂文煥話。於是參政呂文煥乘騎於城下。彼軍一時飛矢如雨。中呂文煥右臂。墜馬。抵城避之。須臾奔趨而已。己亥。丞相遣兵衆攻之。彼將統副任寧踰城而降。丞相乃督衆乘勢攻之。下令曰。如降者悉免。應拒敵者皆斬之。其城中軍民往往踰城而降。是日進攻。拔之。首將邊都統自焚而死。於是丞相將沙洋所擒將串樓等四人亦誅之。大兵遂至復州。遣人諭其主帥曰。汝曹若知幾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無犯。關會銅錢。依例行用。兵至。翟安撫貴卽日出降。諸將言於丞相曰。自古降禮。當要降表須知。計點錢糧軍數。差官鎮守。丞相不聽。省諭諸將。無令一軍入城。違者斬之。於是無秋毫之擾。丞相溫言慰諭之。翟貴曰。貴今官守復州。如是不降。一郡生靈。必遭殄滅。貴今已降。家屬在鄂州。必不能免。丞相曰。汝今迎師而降。鄂州親屬可令無虞云云。丞相召貴曰。復州去江陵不遠。汝遣使去招諭云云。付汝蒙古文字。今使江陵之人賈之。如遇後軍見之。不敢爲害云云。諸將又曰。當要降表須知。錢糧軍數。丞相曰。不然。倘復州不肯歸附。亦不宜攻擊。自今時日相逼。前去大江不遠。我軍悉戰力爭不在於斯。在於渡江耳。諸

將皆曰諾。丞相大會諸將議渡江事。即日遣總管劉深、千戶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渡江。諸將曰：漢口水急，彼軍且有備禦，丞相不聽。我軍徑過淪河，軍於蔡店，去漢口且近。是日，兵衆圍漢陽軍，取漢口渡江。夏貴併力守禦。丞相遣數將帥舟師至夜，復回淪河沙湖。曰：汝輩如至陽邏堡或沙湖近處，遣人速來報我。先遣萬戶阿喇哈蒙古騎兵倍道兼趨沙河口。丞相帥兵前進。冬十二月庚戌，軍於大江之北。丞相輕騎觀大江形勢。辛亥，自漢口開壩，引船徑入淪河，轉至沙河口，達於大江。壬子，丞相以戰艦萬計，相尾而至。先令戰艦數千艘泊於江岸北，屯布以輕舟維其後。會於淪河灣口，其蒙古漢軍步騎數十萬衆列於江北，旌旗彌望。宋人觀之，駭然墮氣。即日夏貴帥漢鄂州師順下流迎敵。至夜，彼潛發舟師犯我軍船，有總管張當見之，遂戰。宋兵敗還。是日，諸將言曰：沙河口南岸，彼屯戰艦一隊，可以攻取。丞相不聽。呂文煥又言：彼船攻之必獲。丞相答曰：吾亦知其必獲，吾之所慮，諸將獲小功，驕惰其志，有失大事。吾自料之，可一鼓而渡江，獲其全功，無貪小利。諸將皆曰：然。丞相令諸將各修攻具，進陽邏堡，一名武磯。癸丑，詰旦，遣人于陽邏堡往諭宋之將士，宣布朝廷威德，招諭來降。宋將弗聽。夏貴以戰艦數千餘艘列於大江之下，橫截江面，其勢堂堂，若不可近。甲寅，又遣人敷陳禍福於宋將。宋將答曰：我輩累受大宋重恩，政當戮力死圖報効，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耳。丞相遂指揮諸將進兵攻陽邏堡城，竟日不克。是日，軍中相士李國用告丞相曰：天道南行，大江必渡。夜觀金木星相犯，若二星交過，則可渡矣。丞相曰：征伐大事，戰勝攻取，在將之籌畫，天道幽遠，安

可準笑而慰之。乙卯復攻之。密謀於阿珠平章曰。今宋將之心。謂我必拔此陽邏堡。可以渡江。況此堡堅。攻之徒勞。若今夜令汝鐵騎三千。汎舟泝流而上。趨視其陣。料彼上流雖有備而不堅。當爲擣虛之計。以來日詰旦。且渡襲江南岸。速遣人報我。阿珠平章然之。是夜遂行。于上流二十餘里。泊於青山磯。中夜。帥舟師戰於江中。果得南岸。丙辰拂早。阿珠平章遣譯史馬文志來報曰。平章承命而往。已過江矣。丞相大喜。遣步將數萬。急攻陽邏堡。軍中有被傷者。親爲安慰。賜藥以療之。由是愈得士衆心。臨陣無不用命。以一當百。是日丞相被堅執銳。親冒矢石。臨於行陣。指揮諸將。帥舟師數萬衆。直衝宋將兵船。大戰江中。我軍乘銳攻之。無敢當其鋒。宋兵大潰於江中。陽邏堡人心瓦解。宋兵數十萬衆。死傷者幾盡。流尸蔽江而下。夏貴僅能脫命。棄舟遁去。白虎山抵暮方止。諸將舉觴稱歎曰。自大元開創以來。丞相出師一鼓而下江左。乃建大元不洪之業。不世之功。非丞相其孰能與於此。丞相答曰。殆非我一人之智。乃聖天子洪福。諸將之力也。於是留宿於江壖。次日凱還。勞軍。會議取鄂州。戊午。大兵渡江。己未。漢陽軍降。是日早至岳州。遣呂文煥。斷事官楊仁風。總管楊椿等直抵城下。宣揚威武。曉以成敗。曰。汝之宋國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若爾堅拒。大兵一舉。枕尸流血。在於目前。生靈何辜。於是鄂州張讓然遣計議官王届出城議降事。庚申。張讓然率衆來降。辛酉。大宴於李庭芝園。壬戌。丞相定新官品級。陞加有差。撤宋兵衆。分於諸軍之中。其城向日有陷宋邊民及戍卒甚多。往往悉黥其面。相率來告。願歸故里。丞相悉縱之。號令諸將曰。所部軍兵。毋令侵暴百姓。違者罪及官長。去苛從簡。民皆悅服。都

總管呼圖岱爾及新附官趙都統孟都統等馳驛奏渡江之捷。又遣萬戶阿喇哈提精兵數萬。暨前鋒黃頭奪壽昌糧。得四十萬斛。以充軍餉。鎮守黃河。議留左丞阿拉哈雅宣撫。斷事官楊仁風。郎中鼎提控宋熙。及諸將分兵守鄂。仍行中書省。己巳。丞相暨平章阿珠領兵東下。庚午。露宿中夜。丞相遣阿珠率舟萬餘衆。先據黃州江口。丞相至壽昌。遣荆湖宣撫程鵬飛。總管楊椿。往諭城守副制置陳燮。燮遣總管石國英。劉仁等過江至壽昌請降。仍求名爵。丞相曰。汝旣率衆歸降。何必慮及名爵。率令石國英等還黃州。丞相卽召幕官議陳燮名分事。卽以沿江大都督許之。燮大喜。十二年正月癸酉。丞相從舟抵黃州城下。陳燮出降。次日多示榜文。綏撫居民。內外帖然。陳燮分兵置諸將。召燮問曰。汝有子乎。陳燮答曰。有子岩。守連水。可密遣人致書招來。丞相從其言。是夜。陳岩潛出。繼而遣使分道招諭黃僊石金剛臺諸山鎮。悉降。丁丑。丞相與阿珠召陳燮。呂文煥謀取蘄州。丞相曰。向聞管景模。王滕。呂師道等與汝最相親。汝可密書示之。則令來降。不亦可乎。於是陳燮。呂文煥遣人至開州。管景模答書來降。辛巳。先令呂文煥。陳燮及蒙古萬戶等。選水軍精銳者數萬衆。汎舟而下。趨開州。壬午。平章進兵蓮子灣。是夜。呂文煥遣使齎呂師道。夏貴與管景模。池州張林等書。且言管景模等今欲大兵先據開州。丞相密議令阿珠帥舟師先造開州。丞相部水陸之師。繼至開州城下。是日。管景模率衆出降。加以兩淮宣撫使呂師道授同知。劉千戶哈達爾鎮守。卽日阿珠率舟師先進。趨江州。丞相嚴戒將士曰。甲仗俱要精礪。違者罪之。水陸並進。癸未。宿于富池。甲申。軍于城。乙酉。雨作。江州呂師夔。錢真孫遣人遠迓。丙戌。至江州。城中士庶拜迎馬首。是日。大宴。

戊子。呂師夔請丞相及阿珠等大宴庾公樓。卽日安慶范文虎遣人持酒菓來迎。南康軍官吏來降。是日有安撫錢真卿選趙氏宗族女佳麗者二人。盛妝欲納丞相。丞相辭曰。我奉聖天子命。興仁義之師。取江南除殘去虐。豈以女色移我之志乎。卻不受。卽遣歸其家。宴罷出城。宿於東郭。夜半風大起。己丑大雨。丞相定渡江。人員工賞。時雨連日不止。令呂師夔傳檄江右州鎮。播揚威德。招諭歸附。范文虎遣其姪機宜請丞相速來欲降。丙申。丞相議江右已歸附州軍官員名爵及進取事體功賞等事。令左右司員外郎石天麟同萬戶額森卜馳驛赴闕敷奏。戊戌。安慶范文虎遣使來報。阿達哈。劉整等行樞密院遣軍臨城。招諭我輩不從。衆心願俟丞相。池州張都統亦遣人來降。丞相令阿珠帥舟師造安慶。丞相帥水陸兵至湖口。湖口岸闊數里。遣千戶甯玉等修繫浮橋。以渡兵衆。時風大水急。橋不能成。或言於丞相曰。鄱陽湖內大孤山神祠。請禱之。丞相然之。遣人詣大孤山禱曰。欽奉大元皇帝命。舉兵以征不庭。長江旣渡。今湖口大風數日。阻我兵不能進。如祭之。風定後。則許汝歲時血食祭享。若風不息。汝必不安。是日祭回風息。大軍遂渡。丞相令江州士民歲時祭享。丞相發江州。阿珠遣使來言曰。安慶范文虎已降。今依命同本官招諭池州。二月丙午。大兵至安慶。丁未。丞相令行樞密院軍馬過江相合。行院官劉整卒。戊申。發安慶。庚戌。至池州。張都統出郭迎丞相。是日賈似道。孫虎臣帥師十餘萬衆。於池州下流。屯於丁家洲。賈似道遣宣使阮克己。宋京等齎書求和。請退兵稱臣。願歲貢幣。丞相遣千戶囊嘉特暨來使同往。答書於似道云。我奉旨舉兵渡江。爲爾失信之故。安敢退兵。如彼君臣相率納土歸附。卽遣使聞奏。若此不從。備爾堅甲利

兵以決勝負。囊嘉特至，求和不從。歸附。丁巳，丞相率兵至於丁家洲，去彼軍數里屯駐。戊午，丞相觀賈似道、孫虎臣兵衆數十萬，勢若雲屯。己未，丞相指揮諸將，授以方略，夾於江岸，樹砲弓弩等具，併力攻之。丞相暨阿珠乘舟督戰，宋兵大敗，追殺數十餘里。江面流屍，水爲之赤。賈似道、孫虎臣僅得脫。太平州孟之搢出郭迎降。是日，建康翁都統遣人來報云：趙制置棄城遁去，請大丞相速至受歸附。丞相先遣呂文煥及招討索多、按察副使焦寬南等賈榜文往建康撫諭軍民。丞相進兵過太平。三月癸酉，至建康。大賚三軍。鎮江亦遣使來降。丞相遣行樞密院軍馬屯守鎮江。由是淮西、江南、滌洲、寧國等大小數十餘城，傳檄款附。庚寅，遣員外郎石天麟等皆詣闕奏事。至尊大悅。凡渡江獲功人員及士卒陞賞軍務等事，皆可其奏。丞相駐師建康，令樞密院阿達哈併參政董文炳等分兵鎮守鎮江。兩淮沿江所歸附州郡，俱選素有威望萬戶人員與新附官同鎮守撫治。丞相約束諸將，分守城壁者，不令下鄉侵擾人民。違者加之重罪。是月，尚書廉希原侍郎嚴忠範、議官宋德秀等奉國書使宋臨安，請益兵護送。丞相曰：汝旣奉國書前赴臨安，莫若先遣一個宣使前往，諭彼官吏，預知其意，然後可進。況我大兵壓境，繼後而進，宋人必未敢傷害汝輩，不宜益兵護送。吾恐宋人見汝輩多擁兵衆，心生疑惑，則有異議。於汝輩深爲未便。切宜熟慮。廉尚書等堅請護送，遂許之。翌日遣兵數百人護送至獨松嶺，皆被宋兵所害。果如所料。次日，令孟子搢及索多行江都宣撫事，撫治建康。臨安洪都統輩密遣人從間道致書於建康歸附官翁都統、徐都統，僞相通好。其辭迫切，言殺信使之事。宋太后嗣主實皆不知，乃邊將之罪。今爲搜捕，斬首謝罪。宋氏君臣意望

大兵不欲東向。願輸歲幣。請煩諸君代於大丞相處。善爲辭焉。丞相聞之。謂諸將佐曰。宋人誘詐爲計。以視我之虛實。吾當就而用之。臨安之行。孰可同往。亦觀彼中事體。仍爲我宣布朝廷威德。令彼之君臣。早爲歸附。免致加兵。使生靈無辜塗炭。諸將佐皆曰。善。呂文煥等言于丞相曰。議事官張羽。爲人端慤。剛決。兼有才略。其人可往。丞相然之。召而問之。羽曰。雖蹈廉嚴之覆轍。然事不避難。臣之職也。羽何敢辭。夏四月乙丑。遣張羽與宋人同之臨安。至蘇州遇害。時人莫不傷之。

平宋錄卷中

夏四月乙丑。阿珠奉聖旨分兵築圍守揚州。屯於瓜洲城。丞相與呂文煥及諸將鎮守建康。候秋再舉。翌日侍奉御愛仙奉旨召丞相赴闕計事。丞相令蒙古萬戶阿喇哈權省事。仍咨陸郎中孟琪員外郎劉江議事。五月辛巳。丞相趣裝發建康。壬午至鎮江。會同阿珠。阿達哈等議鎮守等事。仍諭諸將練習所部水陸士卒。甲仗務要嚴整。緩急適用。毋令怠惰。諸將受指揮還。癸未。同呂文煥濟江北。石天麟從行。至清河口。丞相馳驛先赴闕。敷陳平宋籌畫。至尊悉皆嘉納。七月己丑。丞相拜中書右丞相。遂奏保平章阿珠之功。亦拜中書左丞相。八月癸卯。發上都南行。八月丁未。至大都。省院臺衆官留宴。三日辛亥。發大都。自河間取道山東路。直入都。經圻潭漣海等處。並巡視邊陲要害。壁壘堅脆。用兵設備。調淮東元帥右丞博囉歡。左副都元帥右丞阿里伯所部軍兵萬衆。附江而進。九月戊寅。閱兵於淮安城下。淮東招討使簽樞密院事阿爾默色守新城。兵亦會合。是日指授諸將方略。己卯。詰旦。會兵於淮安城下。令安東州歸附官孫嗣武等。扣城大呼。諭淮安等將。許安撫曰。丞相奉大元天子命。舉兵南伐。所向無前。聲勢震天。東連海嶠。西抵川蜀。沿江州郡。望風納款。其孰不知。今我等名爵有光於宋。乃至合境生靈。俱獲安業。汝曹思之。宜速來降。則可轉禍爲福。如不然。城陷之日。誅滅無遺。悔將何及。又繫文書於矢。射於城中。以搖衆心。辛巳。遣阿爾默色領本兵船鐵騎。拒其北城西門。丞相與博囉歡。阿里伯等親臨南城堡。指揮諸將分道進攻。

其堡。俄而兵衆鼓勇。長驅登城。遂拔之。宋兵大潰。趨奔大城之下。我軍追殺。直抵門。橋斷。遂不得進。亦斬首數百級。癸未。平其南堡。甲申。發淮安南行。丙戌。至寶應軍。戊子。攻白馬湖。克之。汭流至清口。桃源。進至高郵境。遣帳前哈必齊。千戶色徹肯等。先帥鐵騎數百。趨高郵。遇宋兵出戰。宋兵大敗。斬首數級。次日。丞相率諸將。閱兵城下。觀宋壁壘而還。進至范光湖。避兵之民甚衆。丞相遣人招諭悉降。又遣侍衛軍總管顏聚等。乘戰艦五十餘艘。破草湖鄉賊。卽日克之。令諸將秣馬俟行。十月己酉。至揚州。庚戌。會兵圍守揚州。耀其威武。平章阿珠及右丞張惠。參政敏珠爾丹。率諸將來迎。壬子。阿珠受左丞相宣。癸丑。丞相次大灣頭新堡。命諸將指揮方略。阿喇哈自建康來見丞相。是日大雨還營。乙卯。與左丞相阿珠兵合。令阿喇哈還建康起兵。辛丑。留博囉歡。阿里伯等部銳兵萬衆。守灣頭堡。是日大兵南舉。丞相觀楊子橋堡。是夜宿於瓜洲。壬戌。渡江至鎮江。宣讀聖旨於府廡。置行樞密院。令官阿達哈。董文炳同署行中書省。左丞阿達哈部左軍諸將。先攻常州不下。丞相與阿珠議。平宋大事。遂分諸軍爲三道。會於臨安。右軍以參政阿喇哈。四萬戶總管鄂囉齊等。帥蒙古漢軍步騎十餘萬衆。自建康出。由安慶。直趨獨松嶺。左軍以參政董文炳。蒙古官帥萬戶張宏範。萬戶張祇。都統范文虎。王世強。管如德。史勝等。省都事楊晦。領幕府事。水陸精兵數十萬。出江入海。取道江陰。進取許浦。溲浦。上海。華亭等處。丞相暨左丞阿達哈。至中道。行都省事。統帥羣將。咸受節度。裁斷大事。帥蒙古漢軍一萬衆。水陸繼進。趨常州。是日。左丞相奉詔。旨分兵鎮遏揚州。屯於瓜洲。十一月己卯。丞相出鎮江。宿於丹陽。壬午。至常州。前進之兵。相持不決。至日。丞相帥大兵嚴

圍其城。壁以立木爲之。其池塹既深且闊。攻之誠難。丞相召諸將指授方略。令各備攻具。期於來日分道攻擊。又先遣人大呼城下。諭言曰。城中將帥士庶宜速來降。免爾曹拒敵之罪。城中不聽。癸未。又令諸掾吏書諭文射入城中曰。常州主帥將校士庶。常州我大元已附之城。爾衆復來據之。大丞相領兵臨城四面攻擊。勢易摧枯耳。然我念主上好生惡殺。務以招徠爲先。連日遣人告諭。未見聽從。爾之士民勿以歸降復叛爲疑。爾之將士勿以拒敵我師爲懼。約以來日。如能出城歸附。以保生靈。前罪一無所問。不妄戮一人。仍依沿江已附州城一例。遷加爵賞。四民各令安業。若更執迷堅拒。城破之日。枕尸流血。老幼無遺。宜速審思。毋貽後悔。又不聽。丞相親督帳前軍數千。臨於南城。又多建火炮及弓弩等具。日夜攻之不息。至甲申巳刻。丞相怒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登木城。卽豎丞相紅幟於城上。四面並進。宋兵大潰。克之。遂屠其城。又蒙古都元帥闊里特穆爾萬戶懷都等率兵先據無錫。乙酉。丞相登常州水門。遣人捕索賊兵。悉斬之。丙戌。丞相號令諸將。其拽砲鄉民。廣給其榜。各歸其鄉。禁約軍人不得妄行擄掠。犯者加以重罪。由是遠近皆安。丁亥。遣萬戶宴徹爾萬戶蒙古岱等部水軍數千。巡捕太湖。會兵於江。戊子。賞勞獲功人員。己丑。冬至庚寅。遣伊齊爾岱宣撫游顯索多總管楊椿等。會闊里特穆爾兵。遣懷都兵先趨平江。卽日參政董文炳遣使來送兩淮帳下王都統雄。卽以嘉興招討使授之。平江主帥王邦傑等遣張撥蔡汝達賈書來迎丞相。丞相慰勞遣反。遣使往諭懷都等官曰。此大兵到日。宜嚴飭將士守護城池。勿得縱令侵擾百姓。如有犯令入城者。從軍法。擬行省都事馬恕爲常州尹。多給榜文。招懷未附之民。是日阿喇哈遣

使來報曰。所部軍兵已過廣德。進趨獨松嶺。丞相深然之。十二月庚子。發常州。懷都遣使博囉歡來報。彼宋柳岳奉使至無錫。辛丑。軍於無錫之西。壬寅。大設省幕。會集諸將。令奉使柳岳來見丞相。出示宋太后暨嗣主國書。及示宋之大臣與丞相及呂文煥書。柳岳垂泣曰。今日太皇太后年高。嗣君沖弱。更在先帝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大丞相哀恕班師。免致三宮不安。陵寢動搖。敢不年年進奉。歲歲修好。此誠奸臣賈似道失信。誤我國耳。丞相答曰。曩者我聖天子登極之初。遣使奉國書以修和好。汝國無賴。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載又將廉奉使等無故殺戮。誰之過歟。如彼果欲我師不進。盍學錢王納土。李王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亦失於小兒之手。其道如此。卿何多言。柳岳頓首泣下不已。令千戶囊嘉特館伴焉。癸卯。遣招討察克齊。千戶陳齊達岱將宋柳岳及從來者宋李二人。并嚴某所奉國書。赴朝廷稟奏。丞相軍於望亭東。令張惠。呂文煥先赴平江。同游顯等入城。取會公事。甲辰。平江主帥王邦傑。郡守王矩之等。率衆遠來迎降。止於寒山寺南。乙巳。軍於平江西南五里。丁未。丞相入平江。登城觀兵。遂撤宋軍。布置我兵於城上。既而復會諸將佐於府廳事。號令諸軍。不得輒入人家。擾害百姓。犯者重罪。於是居民晏然悅服。卽日遣囊嘉特。范文虎下從者王政。同柳岳。赴臨安。錄白諭宋主詔書一封。又丞相白宋臣書云云。董文炳遣都事楊晦來報。所部軍兵已下許浦。溲浦。顧涇。上海。華亭等處。已行撫定次第。丞相曰。凡歸附官。可就便區處。卽日發回。又遣使覘前路窄隘。軍馬不容逗遛。令千戶甯玉等前部軍兵。復修長橋等處通道。不旬而成。丞相召范文虎。蒙固岱。行兩浙都督事。王邦傑。充安撫事。王矩之。遙

授温州安撫。其餘歸附官員。陞加不等。又遣使諭董參政。令萬戶張弘範等軍還省。別聽區處。屯於平江。癸丑。譯史阿里自朝廷奏事回。俱准所奏。更囊嘉特同宋使夏尙書。呂侍郎等自臨安來。賈到錄白宋書云云。辛酉。宋使夏尙書等謁見丞相。是日大宴議事。癸亥。遣宋使呂侍郎回。乙丑。范文虎下從人游和尙同宋使沈節僉賈宋太皇后謝氏諭呂文煥。敕並與丞相書云云。是日諭諸將曰。今日宋臣陳宜中遣人來爲會於長安鎮。宜觀地面寬足容我軍與魯之地。遂號令諸將。將所部軍兵序各翼行伍。俾令前進。其旌旗戈甲等事務要精整。其全家屬輩留之於後。仍省會嚴禁諸軍。不用抄掠生口。侵奪人財。焚燒民屋。如有犯者。卽以軍令從之。諸將士爲之屏氣。無敢妄動者。於是諸將聽受方略。分左右翼而進。諸將側目相視。莫測其機。亦無敢咨稟者。又遣范文虎。蒙固岱。乘兵艦會阿喇哈。阿里伯等取湖州。丙寅。詰旦登車。平江官屬軍集。邀丞相賀正。甚堅。丞相曰。我之軍馬爲大事。豈暇問此。遂行。留游顯。懷都萬戶呼圖克布。哈王等分兵數萬。鎮守撫治。令密王等長橋鎮守太湖等處。十三年春正月己巳。嘉興帥劉安撫舉城迎降。癸酉。宋使軍器監劉廷瑞。賈陳宜中書與丞相云云。丞相亦回書云云。同日遣囊嘉特之臨安爲會。乙亥。宋劉察院賈到宋主稱臣表。並宋臣與丞相及呂文煥書云云。當卽發回。丁丑。囊嘉特同宋都統洪模。賈陳宜中。吳堅與丞相書云云。戊寅。發宋洪都統還臨安。是日丞相赴嘉興。留萬戶呼圖呼。千戶王圖察等鎮守。授劉安撫以安撫。庚辰。宋使吳路鈐臨安來會長安。是日遣還。辛巳。洪都統來迓。是日至崇德。壬午。至長安鎮。陳宜中約不至。癸未。過長安鎮臨平。甲申。至臯亭山。丞相娘子來到。丞相向問你怎生來。曰

俺自來。丞相曰：你來呵。俺根前要富貴也。你吃一盞酒。大事未了。你回去者。娘子回程。宋使趙吉甫賈餘慶同囊嘉特來獻傳國寶玉璽降表。受訖。即日遣邀召陳宜中出議降事。乙丑。兵至臨安北五十里。有囊嘉特洪都統遣人來報云。今日陳宜中兩淮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等挾廣益二王由錢塘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宮不動。丞相亟遣使分諭右軍阿喇哈、鄂囉齊。暨左軍董文炳、范文虎諸軍。據錢塘。不令宋人來往。守禦之。丙戌。遣宣撫程鵬飛計議官囊嘉特、千戶洪雙壽往臨安。入宮諭太皇太后。戊子。宋太皇太后謝氏遣丞相吳堅、文天祥同知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中貴官鄧惟善等來見丞相。溫語慰之。遂遣吳堅、鄧惟善、謝堂、賈餘慶還臨安。丞相顧文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惟留文天祥於軍中。文天祥堅立請歸國。丞相但笑而不聽。文天祥於是目怒曰：我此來爲兩國大事。實是好意。況彼各男子已各釋之。何故將我執留。丞相以溫言答曰：君勿怒。汝爲宋氏大臣。責任非輕。此來既是好意。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願爲數日之留。遂令蒙固岱、索多館伴羈縻焉。是日選平日與李庭芝相善者孟諮議、段安撫、田副使。往諭揚州制置李庭芝。又令程鵬飛、賈餘慶、洪雙壽之臨安。換宋主降帝號表章。及多給文榜於臨安市。綏撫士庶。無令驚擾。市井熙然。秋毫無犯。己丑。遣千戶囊嘉特省掾王祐、賈玉璽前赴闕進獻。是日丞相至臨安湖州市。庚寅。早。丞相之錢塘觀潮。於是宋宗室大臣以下及官屬來見。丞相皆撫慰之。閱兵而還。辛卯。董文炳、阿喇哈、鄂囉齊等來見丞相。聽受指揮而去。張宏範、孟祺、程鵬飛等賈宋主降表。及太后招諭未附州郡手詔。並三省樞密院文字。令州郡一體歸附。遣都鎮撫唐古岱、趙興祖等先罷文天祥所招義

兵二萬餘衆，令各歸鄉里，給與文榜，皆悅而歸。壬辰，丞相登西湖北獅子峰，俯觀臨安形勢，至暮，館於湖州市秀王府。是日遣諸將以各部兵衆分守城面，又遣萬戶克齊爾岱、李勞山及總管王俊等軍入城，護宋氏宮城。癸巳，太皇太后令貴官王某卑辭勞問，丞相亦撫慰之。遣還甲午，將宋氏馬步軍殿司及諸司兵衆，分置於我師，別行調遣。其餘生募等軍，有願歸者聽遣。張都鎮撫等詣阿珠計稟淮上公事，及宋招諭淮安、懷遠、壽州、安豐等郡。二月丁酉，遣鎮邊劉并程宣撫子同昔里伯持宋氏招諭兩淮，並本省公文，去廬州招慰夏貴，及未歸附州郡。其鎮邊劉係夏貴親舅，程宣撫子乃夏貴婿也，以故遣之。又令兵部郎中崔文卿、王世英等分鎮馬步司軍數千，賈宋詔趨衢州等處招諭令降。己亥，令張惠、呂文煥約阿喇哈、董文炳等入宮見謝氏，宣布主上寬仁大度。辛丑，委張惠、阿喇哈、董文炳、石天麟、楊晦、張宏範、克齊爾、呼喇楚、索多入臨安，取會軍民錢糧之數，及拘收宋朝百官誥命敕劄符印，悉罷宋氏官府，又散罷侍衛禁軍。壬寅，遣西蜀歸附官李胡亦持宋詔往招未下州郡。又遣使者尙壁、顯等之潭州行省，賈宋詔諭湖南、湖北、兩廣、福建州郡，令一體歸附。又令萬戶昔里伯史樞兵鎮守湖州，以歸附官趙興可授安撫，遣孫嗣總管唐拾鎮守建德府，以新附官方回授安撫，遣總管高興鎮守婺州，孟安撫鎮守衢州。是日，丞相命諸將分兵鎮守臨安，令阿喇哈、鄂囉齊、蒙古漢軍鎮屯西湖錢塘門等處，閣里特穆爾、懷都、伊齊爾岱鎮守錢塘仁和，黃頭兵屯富陽，相威等軍屯鹽官，焦興、黃順軍屯德清，晏徹爾、劉源等鎮守湖州市，蒙古岱、范文虎撫治臨安，以水弩礮諸將及別萬戶諸將分屯湖州市北，如犬牙相御。遣管如德過錢塘岸上，張示

省榜禁約諸人。不令侵損宋氏山陵。丁未。遣伊齊爾岱特穆爾起。宋臣賈餘慶等四人赴昌化。庚戌。遣李知事招諭台州石國英。招諭婺州及兩淮等處。辛亥。遣囊嘉特、吳閣、費謝后詔。再諭揚州李庭芝。癸丑。孟祺、謝堂、楊鎮赴省議。追詔宋益、廣二王事。甲寅。福王遣人致書於丞相。其辭懇切。丞相回言。太后幼主及百官隨卽歸附。今日俱爲一家。福王不須疑惑。宜速來。同預大事甚妙。遂遣使還。己未。石國英遣人送婺州降表。是日發洪都統、彭都統、張都統、呂尙書赴闕朝見。庚申。囊嘉特回奉密旨。召丞相還朝。及遣宋君臣事。辛丑。遣使者周青等赴泉州招諭蒲知府。壬戌。遣史勝、費書赴越州請福王云云。宋太后令楊提舉、俞提舉同中貴官盧源守費手詔。及省文。往福建諭廣益二王及從臣僚屬。復還臨安。浙東州郡牧守相繼歸附。降者日衆。三月丁卯。丞相入城。館於萬松嶺盧源宅。己巳。大宴於宋三省中。庚午。囊嘉特自瓜州還省。費張都統鎮撫書。呈爲廬州舉城歸附事。甲戌。徽州招討李銓來降。福王自浙東來見。丞相安慰之。是日會諸將於萬松嶺園中。阿珠遣使來報廬州已降。及鎮江文天祥出奔。是日雨作。丞相出屯湖州市。宿於秀王府。阿喇哈、董文炳同預行省事。孟祺從行赴闕。石天麟仍領左右同事。楊晦來谷之奇同預焉。丞相暨阿達哈密議。遷宋后幼主及其僚屬北行事。丙子。丞相先行至瓜洲待之。阿達哈、張惠、阿喇哈、董文炳等於丁丑詰旦。武備嚴肅入宮。召宋太后幼主聽皇帝詔曰。免牽羊繫頸之禮。宋太后謂幼主曰。荷天子仁慈。不殺活此性命。汝當望闕拜謝。於是遷宋太后幼主及宮人出宮。遂封府庫。謝太后以疾言。屢遣萬戶趙興祖詣丞相請命。丞相曰。旣不能起。留之無礙。是日。宋太后幼主同宮人出城。水宿北新橋船。

中是日悉收宋之所貯寶玉。督宋大臣以下僚屬俱從其行。丞相班師之日及遷宋君臣百姓晏然不知。閏三月十二日夏貴至燕京。獻淮西諸郡。二十一日巴延丞相回燕京。有大旗書天下太平四字。二十四日宋太后幼主至燕京。宿會同館。四月十五日赴上都。二十八日至上都明德門官舍安歇。五月初一日全太后嗣君早出西門五里外草地上。太后福王隆國夫人中使作一班。左北邊設一紫錦罽毼。卽家廟也。廟前兩拜。太后及內人各胡跪。福王宰執如南地兩拜而進。初二日太后幼主隆國夫人天曉盡出南門外十餘里。宰執同屬官亦到。鋪設金帛寶玉一百餘棹。在草地上。行宮殿下作初見進貢禮儀。行宮殿宇宏麗。金碧焜燿。皇帝皇后升殿。諸妃諸王俱升殿。捲簾列坐。宋全太后幼主福王宰執以次展禮。服金服紫。緋綠各依次序立。班行甚整。再拜班退。升殿再兩拜。就留御宴。諭授幼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以平宋告天地祖宗於近郊。遣祀嶽瀆。設宴大會。大赦天下。是歲淮東西湖南北川廣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五。監二。縣七百三十三。

平宋錄卷下

宋太后書傳於淮東制置李知院曰。吾老矣。值此時艱。比奉大元皇帝詔書。俾相率來附。以全宗社。以保族屬。以救萬姓。然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舉國內屬。今大兵在城。三宮不驚。九廟如故。百姓安堵。其餘州縣。已戒嗣君下詔開諭。俾各以其地歸於大元。卿自守孤城。勤勞甚至。但根本已拔。縱欲固守。民其何辜。毋重困一方之人。宋主詔。敕揚州帥臣李庭芝。自朕嗣基緒。遭家多難。權臣似道。誤國背盟。至勤大元興師問罪。已入京城。有詔許存宗社。不害生靈。准奉太后戒命。舉國內屬。根本已拔。其餘州縣。縱欲固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可順天時。亟宜歸附。生民免罹荼毒。宗廟不至泯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大丞相賀表

臣巴延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明王會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島夷敢天威之抗。始于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臣巴延等。誠懼誠忭。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國。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宋邦。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還。輒奸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結納我叛臣。盜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陽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旣出於自求。怒致聞於斯赫。臣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

漢之上流。移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尙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揭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喇哈取道於獨松。董文炳進師於海渚。臣與阿珠、阿達哈等忝司中閫。直指宋都。犄角之勢旣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極窮蹙。迭出哀鳴。始則爲稱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何益於實事。率銳旅直抵其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衛士。崛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月之降幡始豎。其宋主率諸大臣。已於二月初六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茲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爲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更陳虎拜之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等誠懼誠忤。頓首頓首謹言。

賀表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險卽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慶頌交馳。欽惟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旣東西之被。兼愛無南北之分。弗圖島夷。輒拘使節。誘納我叛將。盜據我歷城。雖就鯨鯢之誅。尙遺蜂蠆之毒。蠢爾三苗。弗率命予。羣后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駕而降。鄂岳開黃面縛。江沱心歸。鐵瓮之堅城自摧。金陵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已見吳王之納土。僞將悉朝於國下。幼君遐竄於海中。方知恃險之差。應悔求和之晚。臣叨

居牧寄喜聽凱音。矧曾充載筆之臣。尤當述集勳之事。駿奔効命。正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天子萬年之壽。

賜宋王詔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宋國主。昔我太祖聖武皇帝。睿謀雄斷。奄奠諸國。惟彼東南。咸修臣職。昔爾宋興。金鄰逮至。平金接我疆場。彼國常遣使於我家。尋卽殄絕。俾失結好。實爾自造。乃者師已濟江。仍且按兵。復遣使以理往諭。時爾順令歸款。事豈不殊。及兵壓臨安。方出請降。論以國典。固無寬宥。然爾國政。悉出權臣。若爾母子。初無所與。朕既知之。復以罪譴加爾母子之躬。固所不忍。況爾舉朝來覲。嘉乃是心。而優渥之令。可不伸乎。庸錫寵章。備茲異數。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宜令准此。至元十三年六月日。

追贈鄭江

切惟古之所以稱大勇而立異功者。蓋上之人有激勸之術使然也。不爾將偷卒惰。望其有奇功於天下不能也。比聞故河南路統軍鄭江。今年四月內。襄陽城下。以戰而死。迄今半載。朝廷無追獎之命。今參詳國家方混一區宇。苟死於王事者。不加追獎。則偷安苟容之徒。以爲得計。照得近例。以他功追封者。往往有之。彼被堅執銳。不顧死難。爲國家報効者。若不量加追贈。恐於激勸克敵制勝之術。有所未盡。

燕山平慶安起蓋祠堂開板印造平宋錄

撫勞戰士

切惟古之用人能盡死力者。不過閱其勞苦。悅以使令而已。蓋兵以氣爲主。所貴感發振作。不致有惰歸之意。切見襄陽之役。以數十萬衆。頓於堅城下。經有四年。暑天炎瘴。攻守暴露。下戰而疫死者。無歲無之。卽目已是炎瘴。江水向發。設於去歲之夏。宋人統以舟師來抗。內以死寇。必出相應。其利害所關非輕。當此正帥臣籌畫之日。將士竭盡之時也。今雖省官節制於上。朝廷亦宜制爲撫勞。感發人心。振作士氣。愚見合無聞奏恩旨。詣彼軍前。宜諭撫慰。使功過兩明。賞罰必信。然後序情而閱其勞。使三軍之士。僉曰。我之死生有所歸矣。我之勤苦爲上知矣。衆旣喜其如此。雖置之重地。淹於歲月。人將奮發忠義。心力一殫。勇氣自倍。而親上死長。以爲當然。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也。

丞相巴延公勳德碑

乾爲天。統元氣。坤爲地。統元形。輔以四時。佐以六子。天地所以不言而化。無爲而成也。欽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轉乾元以建國。法坤元而紀年。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握符闡珍。混一區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臣屬。首出庶物。而萬國寧。含弘光大。而品物亨。天覆之高。地載之厚。不可名言。不可繪畫。所得而見者。四時之運行。六子之變化。繫輔弼之臣。有若丞相巴延公之定江南。其勳德尙可考已。至元十有一禩。甲戌冬十二月。丞相總師渡江。又明年丙子春。師次杭之近郊。行中書省以中閫入杭。連城列壘。望風款附。農不釋耒。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秋毫弗驚。天命攸歸。人心欣戴。不謀而同。不戒

以孚黃童白叟。手額讚歎。祝聖世君臣同德。時萬時億。永福區夏。無前偉績。對天宏休。於是乎在。蟻蝨臣等。嘗拜手頓首。莊誦詔旨。深厚懇惻。曲意招懷。惟恐生靈枉受其害。傷聖天子不殺之仁也。丞相對揚休命。豈是以不殺爲事。豈惟不殺。抑又不貪。東南苟安。率嘗中稔。綿歷積久。休養繁庶。權臣擅事。貴戚殖私。多費厚藏。富於公室。子女如林。玉帛如山。倡冶珍怪。未嘗寓目。士庶緇黃。香薜圖書。微有獻饋。一無所取。宮廷內儲。府庫外峙。謹護封鐫。悉歸有司。郊關之外。禁止俘掠。分屯列戍。田里相安。旣又發公廩以濟民食。蠲房租以奠民居。捐山林川澤之利。以便民用。減上供物帛之賦。以寬民利。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言順而向我者。縱而弗禽也。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言能生斯民者。民所歸也。丞相杖鉞專征。於國有大功。爲勳於民有大惠。爲德勳德之盛。卓冠前古。杭民千萬。均受渥賜。莫知所報。士民率請伐石爲勳德碑。昭示無極。銘曰。皇元受命。光宅九區。旋乾轉坤。駕唐軼虞。至元建號。混合輿圖。一統之盛。亘古所無。賜鉞推轂。密勿都俞。干戈所指。仁義與俱。豈其得已。煩我師徒。宇宙磔裂。欲同其殊。匪兵不服。匪氓敢屠。不亟不徐。南邦是徂。審勢効順。爾箠爾壺。爾貨弗掠。爾孥弗俘。江之廣矣。亦旣桴止。天之所與。將焉逋止。相臣曰。嘻。我息爾孚。不殺不貪。申令前驅。百城安堵。於楚於吳。杭民千萬。易懼爲娛。大勳盛德。可鑄可摹。千萬斯年。以侈廟謨。至元十三年二月日。四明史周卿撰。宣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汪宋英省選者老陳相實者老顧惠榮者老班首喻震宗等立石。

右碑至元十三年丙子春二月。建於杭之行中書省。以紀殊績。歲月浸久。適燬於火。士民追念。合詞祈請。

擬復舊觀。省府重嘉其請而矜從之。迺稍潤色其辭。重立斯碑。山可磨。谷可堙。此德此勳。天地存。至元三十一年春三月望日。少中大夫杭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寇元德謹跋。并書丹篆額。